

明宗大王實錄

第二十一之二

0194269
no.14



194269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辰丙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二十一

七月丁巳朔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戊午政院以義禁府三省交坐推案啓曰申旣以傳教之意反屢推問所答如招辭傳曰前靈川尉申旣性本凶毒多行妄悖之事故前日竄謫通川使之懲艾及其放還略不悛改益肆毒害之心其一家之內閭閻之間悖戾之行難盡枚舉公主用心成疾而旣幸其公主之病欲其遄死故常作驚動之事無所不至至於公主所見處戲奸婢子使公主益重心疾去五月間公主避寓他家旣乘夜忽至其家率兩女人及樂工等突入公主寢房之外令樂工作樂率宿女人於寢室廳內以不即開門傷打婢子幾至死域慈殿教戒則非徒不從至數不道之言兇惡不道天地所不容不勝痛憤欲置重典義所不忍還配通川終身竊謫可也○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己未憲府啓曰前靈川尉申旣悖戾不道之狀自上已下傳教矣然若以所犯論之抑百中之一也前者謫居通川之時恣

行不義侵害百姓海邊民利皆盡奪取使居民不得安業一邑
之人如在釜炭之中而守令莫敢禁百姓不敢言其為一道之
弊不可勝言請申繫圍籬安置使不得出入以除一道之弊答
曰不允○日微量

庚申 上召對○傳于政院曰申繫已竄謫禁府郎廳何不即
押去乎昨日公主所在處夜三更繫踰牆而入公主亦驚云此
人驍健常時夜間橫行無異賊人若逃逸則後弊不少路次亦
當瑣項使不得逃避也昨日憲府請圍籬安置以不忍之心不
允矣觀其所為圍籬安置亦可依臺諫所啓圍籬安置令軍士
守直事觀察使處下諭不即押去即聽上來後推考○全羅道
錦山水田落虫黃黑細文班虫體如米蠹或大或小自根至莖
損食輒為枯黃不能發穗黃海道信川安岳地震平安道平壤
中和順安甑山地震聲如雷屋宇振動

辛酉傳于政院曰靈川尉申繫處饌物令本官陸續題給事下
書于本道監司

壬戌諫院啓曰近來習尚不羨公道不行躁進之風莫可救止豈不寒心訓鍊院叅下官員與文官之四館無異入屬權知者以次陞遷例也雖或出外若任事則猶在本院豈可以在外之故而擅降其座乎如有差僉使萬戶權管者則為下官者幸其出外圖為越薦而上官聽其私囑任意陞降略不知愧今夏等都目亦有如是而越薦者循私減公莫此為甚弊習不可不痛革請其時上官長公事貞罷職不次陞遷者改正訓鍊正不為糾察譖推考答曰如啓○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癸亥夜東方南方西方如火氣

甲子上親傳宗廟永寧殿秋享大祭香祝○以全羅左道

水使浩終

啓本

三島

倭浦

倭船

一隻

斬

十一級

事

右道水使

吳

啓本

青藤

捕

倭船

一隻

斬

四十級

事

傳于政院曰今觀全羅左右水使啓本

則捕倭時我軍無一人死傷云臨敵相戰之時豈無一人被傷乎水

使則從實馳啓監司則訪問馳啓事下書且倭船連續現形防

備諸事益勤措置事監兵使水使屢弁下書○未時太白見於

午地

丙寅傳于政院曰近年久廢謁聖心常缺然來十五日 聖烈仁明大王大妃殿問安十六日齋宿于昌德宮十七日平明前一刻行酌獻禮後明倫堂殿坐供饋儒生諸事預備事言于該掌各司

史臣曰 上之即位十餘年于茲而拜聖之禮止於三舉右文重道之意蓋可知矣如此而欲勸獎儒生興起教化不亦難乎前者自 上雖有欲為之時為大臣所沮久廢盛禮將焉用彼相哉

史臣曰謁聖取士固為盛禮而可以聳動觀聽興起多士矣然其心不誠則徒為文具而已古之作成人材者非徒好其名必有躬行心得之實故人自鼓舞乎鳶飛魚躍之中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今 上之一念或未能無累於異教則其心果可謂至誠而有躬行心得之實乎然則欲振作今之士氣者非但修舉其文而亦當先盡其實也

丁卯以柳辰全為咸鏡道觀察使任鼐臣為江原道觀察使
李鐸爲入明賤察別無能為禮曹參議元混為兵曹參議鄭浚附趨權勢之來以取美官

賢為兵曹叅知

戊辰以李友閔為司憲府執義特旨李重慶為掌令李彥愬為弘文館校理○夜月徵量

己巳 上召對

庚午憲府啓曰宰相之人朝廷待之甚尊故苟非不得已之故不可除拜守令若曰為親則自有相當之處何必以宰相之人補外以損朝廷之體哉况宰相之人多有老親若開此路則爭求補分其弊至於內輕外重尤為未便廣州牧使鄭大年人為實矣

雖曰為親如此之邑豈無他人而必遣宰相乎荅曰如啓○

政院啓曰今此革學事考 祖宗朝前例若使講經問難則侍講官入侍若為製述則試官當入而禮曹儀註內只言承旨入侍而已其餘不為舉論招禮曹卽廳問之則古例只為供饋云大抵幸學乃一時盛典故古者雖不取人或講經或製述而今者儀註

如此何以為之傳曰豈但供饋而已乎當為製述而臨時可以傳教故不早命耳試官抄啓可也

辛未以濟州牧使金秀文啓本捕倭船二隻斬首七十五級傳于政院曰見此啓本則所捕倭船體制異常又多載兵器而方現形者又至於十二隻顯是作賊之倭非前日所謂漂泊之類各別措置防備事其下諭于各道監司兵水使及本州牧使而被傷士卒盡心救療事并言之且此啓本使大臣領府事兵曹備邊司議啓○上問安于聖烈仁明大王大妃○夜月暈黑氣一道自坤方至巽方布天暫時而滅白氣如雲自坤方至量內漸移艮方而滅

壬申 上留宿昌德宮

文廟酌獻禮致齋

癸酉 上幸文廟行酌獻禮○以清洪兵使方好義啓本

泰安郡荒津

唐船一隻到泊凶人游沫下陸搜探人云家依岸私船亦持而歸不得捕追云傳于政院曰雖不明知倭船既云荒唐船則當即追捕使不得還歸而趨不措置失誤軍機泰安郡守許昌斤浦僉使沃拿來推考○上御明倫堂試

儒生製述侍臣及試官等入侍 上令承旨史官少避都承旨

鄭惟吉進曰前者幸學取人時則以殿試例為之故試官率舉子四拜當出題時則承旨史官少避矣今儀註無四拜之禮而自上命避之承旨皆避乎傳曰禮房承旨魚璫季勿退可也 上命

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旼領中樞尹元衡判中樞鄭士龍禮曹判書洪暹進前教曰近來久不視學今試製述蓋欲取人科次必須適中且燭刻乎限時乎沈連源等曰文武并取今日內唱榜則恐有窘急之事也 祖宗朝亦有取文不取武之時且前別試多取武士不必更取洪暹曰自下已揣 上意

紅牌等物皆已備之雖并取文武亦何窘急之有但去榜取武已多著今日即為唱榜則雖廢武可也徐為唱榜則不可偏廢也

上曰一時視學雖不取武何妨唯當斟酌其數而取之聳動觀聽耳 上曰製述入格者講經何如沈連源等曰今日已曉講經則取人難矣 上月初意講經製述欲俱試之矣然則勿為講經 ○以御札傳于都承旨鄭惟吉曰以此示諸堂長儒生

二三人移付大司成任說其書曰予以涼德叨主臣民雖不及文

王作人之羨豈無唐宗慰儒之念乎留意館學欲使人才蔚然而出歲月逾邁迨不見效每於經席聞學校之事廢弛師生俱惰不教不學云是予作成之誠未至而然也恨切于中欲累臨泮宮以謁先聖兼試諸生學業而近峯以來國多災厄有志未遂心常缺然今日偶來是予之幸也特賜胡椒十斗以表予情諸生其知之學貴務本常顧堂名以忠孝為心皆為他日君子儒是予之望也

史臣曰人君作人之道必有躬行之實自然感動其心然後可以彬彬濟濟蔚然而興終至於邦國以寧矣苟無素養之功而遽望作成於一朝一夕之間不亦難乎今此幸學固一時之盛舉而御筆示儒生亦稀世之事也然當時日用之間無可感動之實而欲使諸生皆為君子儒是無異於緣木求魚也

鄭惟吉曰招諸生使見御札必皆感激謄書而體奉之矣傳曰

啓意當矣如啓

事惟吉親示教旨于諸生
爭就看之賡書者太平

○大司憲尹春年啓

曰取人國家大事自

上所言固宜矣但近來科舉甚數非徒

不能勸獎又將有僥倖之事物情未便況科舉事目式年後只

為別試一度尤不可再取人於一年之內也大抵人事必順天

心今日兩勢如此天心可知諸生不能露坐爭入齋房豈無用

術之事乎臣意以為勿取人而或給分或直赴會試可也

上曰啓意宜矣但自四五年來曾未試學故欲取人此乃一時之

特命豈干於科舉事目乎春年再啓

與前
意正

上曰今日兩勢或

作或晴豈可以此而廢之乎當斟酌其數而用之右承旨朴忠

元曰胡椒當頒賜儒生而塲中無他雜人只有該司下人本院

使令而其數不多欲令別監等亦掌分賜未敢擅便取稟傳曰

始啓親臨賜給不可擾亂令注書翰林各一貞分左右往監多

定別監賜給可也忠元又曰胡椒賜給乃恩澤之事不可不均

而年少之儒或疊受或亂攬至為不便禮官以為授館學官貞

以分之則庶可均矣云憲府啓曰視學取人自

上欲聳動勸

獎之意至矣但今春既有別舉今者又取人一年再為科舉非徒無益於勸獎反開僥倖之門况作興人才自有其道欲以科舉為聳動之具抑亦末也又於科舉事目內三年大比之外別試毋令再舉今之取人實與事目本意有異物情至為未便請還收取人之命答曰所啓當矣但此非如別試之例一時牽學激勸儒生以所啓議于大臣則以為非別試云豈偶然計而啓之乎武科亦不取矣自上當斟酌其數而取之成命已下不可失信於儒生不允○諫院啓曰國家既設大比之舉又有別舉之規其得人之路不為不廣不可取士於不時之舉以長僥倖之習也况人君作人之方在乎躬行心得之餘不在徒煩科舉務示恩榮而已臣等伏聞今日特降取人之命其務得賢才之意至矣但以數句詞章較藝爭能於晷刻之下豈能得其全才乎且今春已為大舉纔經五六朔又命取人非但科舉之數莫甚於此亦非人君作成人才之本請勿取人論以賞格荅與憲府同○以臺諫所啓傳于左副丞旨吳祥曰大憲已啓而不允矣兩

司今又啓之此意何如議于三公及領府事以啓吳祥以三公
領府事言回啓曰臺諫所啓果當臣等之意亦以為然然此非如
別試之例特一時幸學欲聳動士林而為之祖宗朝亦多如
此之事矣成命已下而武科亦不取之斟酌其數恐無不可傳
曰知道○兩司再啓請勿取人不允○同副承旨魚季瑄曰禮
官以為畢製儒生所當出送而在前雖令待命於外皆散去殊
無聳動之意取稟傳曰勿令出送○傳于政院曰下輦臺唱榜
時使儒生觀光事傳教矣明倫堂唱榜有前例乎回啓曰聖殿在
前受賀未安故未聞唱榜於明倫矣傳曰然則下輦臺為之○
以全羅兵使南致勤啓本倭大船一隻到泊于甫吉島作只島
其船開諭將降而申宗祐所屬長興府使邊協馳到倭人下塗取諸船連擊錚鼓倭人等惶懼逃走云傳于政院曰見此啓本則權
管申宗祐與長興府使邊協約束共捕而還擊錚鼓使倭賊驚
惑逃去不得捕獲失誤軍機申宗祐拿來推考○同副承旨魚
季瑄以大臣意啓曰今日擾亂故以館官貟使分胡椒矣明日
儒生在各家誰肯來聚請令色承旨今日分給○試官以入格

試券六幅入啓傳曰此入格之數不至於多矣然皆用之乎回
啓曰盡用為當傳曰如啓○賜進士丁惟禧等六人崔元
柳新及第百官班定而大雨作侍臣及百官無不沾衣者唱
榜既畢傳于政院曰雨勢若此賜花及紅牌後賀禮則勿為○
都承旨鄭惟吉以大臣言啓曰雨勢若此而宣仁門崔元
柳新
崔元
柳新御下輦宗廟下輦甚為未安請還入昌德宮留宿傳曰如啓
○酉時還宮

甲戌 上還景福宮

乙亥諫院啓曰學校禮義相先之地故師之所以教弟子者以
禮弟子之所以學師長者以禮謂禮者不在乎他只在乎日
用之間常行之際遇君上則起敬畏之心遇年長則存推讓之
心是即所謂禮也日者自上親臨泮宮供饋儒生此實盛事
也自上恭徒哺啜儒生使有醉飽之感實欲觀其容儀之美
揖讓之節以驗素養之有方而儒生等於供饋之物爭先取食
不自知其顛倒偃仆又當胡椒頒賜之時非但爭為先受亦多

豐受是麤人武夫之輩不為而名為儒者忍為之示以自

上親

臨而敬畏之不以年長之人而推讓之有識之儒至於退避而不雜於其中皆由教養之無素也大司成以下及四學官員請皆推考江原道與慶尚道相接前朝之季倭寇作耗者非一今年倭船泊于咸鏡道吉州是自江原道過去也其不泊于是道幸矣况既無兵水使又狃才異平軍器防禦之疎虞視地道尤甚觀察使任鄭臣其於承流宣化之任豈云不堪但以書生不習節制之事請適以堪為節制者各別擇差荅曰如啓○以特旨拜權贊為漢城府判尹贊反覆小人也與尹元衡景相親密茲謀凶計無不預知而每以小簡往來常時不相尋問陽若不與交者眞傾側之人也沈守慶為江原道觀察使

丙子憲府啓曰使命之出使於外方也體貌尊嚴而守令待之亦甚敬畏奉使之臣苟非十分自檢務從簡約則恭徒忝辱使命其所以貽弊於列臣者不可勝言故差遣之際不可不慎擇者所以重其任也京畿左道敬差官南慶春慶尚右道敬差官朴承侃前為奉命出使之時不自檢勑皆有貽弊之事物情未

便南慶春朴承侃請適各道敵差官屢簡便除獎事令該司別立事目捧承傳行幸舉動自有節次雖在倉卒尤當整肅軍容不可少有失序使侍衛虛踈也十七日幸學後自宣仁門還宮時駕前射隊當結陣於宣仁門近慶而徑自遠去留住於鐘樓前路以致侍衛顛倒至為駭愕兵曹當該官吏請推考治罪答曰南慶春等事如啓十七日當還景福宮而適日暮雨下徑入昌德宮先發之軍未能易退非兵曹之失不允○備邊司啓曰生擒倭人甫吉
所捉也上來事傳教而許多倭人拿來之際非徒驛略有弊雖有推問之事狡詐倭奴等不為直指又在京留館倭人不無聞知之理請勿令上京使本道處置且梨洋權管申宗祐當初聞兩只島賊倭下陸之奇即時馳遣奪取賊船至斬一級今又巡島捕獲不無其功又無可罪之事請勿拿來傳曰皆如啓

丁丑大司諫朴民獻等上劄曰伏以人君雖有聰明之聖英銳之資必遜志于學然後人樂於告善有時敏之功然後德造於

固覺故以大禹之聖而猶惜乎寸陰以成王之賢而尚勉乎日就古昔帝王之勤於學問考之經史可以見矣伏見 殿下好學之誠出於天性勤御經筵巡訪儒臣宜乎聖學日就於高明而治效旁達於四方矣然而聖人之心不以已聖而不加其勉勵之功然則 殿下之所以追三五之聖陶唐虞之治不正在於經筵乎本朝經筵之例春和秋涼則開之隆冬盛暑則停之此所以不失乎節序而無廢乎學問自 祖宗朝相傳之事非今日始也但溫涼之候早晚不同天氣果溫則不必待乎仲春天氣果涼則不必待乎仲秋而開講也今者暑候已退涼氣方生擇其平朝清冷之時接見賢士大夫之臣論難乎義理講究乎治道豈非 殿下今日當務之急丁况今四方多事邊報日至徭役煩重民生日困備禦之策撫恤之方雖在乎朝章然而商確可否補塞罅漏非 殿下親臨經筵則臣僚何由畢陳其懷哉嗚呼人君所以事天治民者惟在此心之敬與不敬如欲常存此心而不捨非學何以哉近年以來天災時變荐至沓臻加以

日者地震四方太白晝見樹花再閑虎入都城迄至于秋暴風
苦雨彌旬連月未稼卒痒穎穗未發天災可謂極矣閭巷蕭然
十室九空逋欠之策徵斂之科色目如蝟催併日急古人所謂
凶年困於穀貴豐年困於穀賤可謂矜憫況實非豐年而受害
至此乎民困可謂甚矣然則 殿下當日與羣臣研廟聖賢之
訓以求所以享天心休民力何暇責飾太平備舉不急之務哉
如庶談賦謙等事之故創論及之伏願殿下勿以臣言為瞽說而忽之不待仲
秋即御經筵不勝幸甚荅曰觀此劄辭所論當矣但近日非特
暑霖不止且因事故未御經筵舉動之後氣亦似勞故暫欲調
保而已予亦非不慮也劄辭當念焉

戊寅 上召對御夜對○夜流星出天苑星入南方天際壯
拳尾長一丈許色白

庚辰未時太白見於午地日微暈

辛巳上受常參御朝講領經筵事沈連源曰人君政治皆出
於學問不可不勤嘗武公行年九十尚且戒之况自 七春秋

鼎盛此正勉學之時須數御經筵而至於在內之時亦沈潛義理可也學問必無間斷然後可以成就聖德矣○以平安監司書狀野人叢間事發傳于政院曰今見平安監司兵使啓本則彼人於草莽間窺候追逐我國人云預防後患事兵曹及大臣領府事備邊司同議得宜措置事下諭于本道

壬午傳于政院曰成均館大司成以上命招知事鄭士龍同知事洪暹趙士秀大司成任說承命而至傳曰近年以來士習不義儒生之輩不知禮義本月十七日幸學時入庠諸生有識者則不然矣麤雜之徒則攘奪胡椒及供饋之物不知敬畏君上此豈學聖賢者所為乎非特予見寒心昨聞經席之論莫不痛歎是雖予不能教化之致為師儒者亦不可不念也卿等體予至懷更加飭厲盡心檢察提撕警覺令諸生後無如此雜亂之弊可也士龍等回啓曰近來士習果誤館學官員之檢舉不為偶然而幸學時儒生無禮如此臣等驚駭之際又承傳教尤為惶恐備貟師長不能檢舉教誨待罪

史臣曰士龍身為師長不能訓誨諸生已矣又從而為之辭
曰近來士習果誤此言何居既不能儀表導率而乃以塲中
雜亂之事歸之於士習之誤不亦過乎

傳曰詐卿等不能教誨而然也近來士習不義積弊已成自今
以後更加檢舉不使如此可也其勿待罪○上御夕講○諫院
啓曰臣等伏見 上教二南監司既兼巡察使之任今皆臨帝
其令吏兵曹與大臣預為同議擇差自 上重方伯之任謀于
鄉士者至矣知人聖人所難以堯之欽明有疇咨之間以舜之
濬 指詢于四岳自古帝王確有知人之明必與朝廷大臣講議
而後任之所以徇一時之公論也為大臣而承君上之命唯當
以國家為心賢材為急安有不進公侯之干城但植私門之桃
李乎然則今之堪為兩南監司者何必借於異代惟在薦進之
得人耳但觀察使之任非獨二南為重他道皆然而兩界尤重
焉故在 祖宗朝必擇一時人望所屬重臣而遣之近者北方
連有邊釁之兆而西鄙又與上國壤地相接前朝末葉之憂未

必保其必無也况且天使之來不在明幸則在於後年而邊將
結胡人之怨其來已久因伐穀之事斬殺彼人其蓄憤怒之心
可知乘秋之弓勁馬肥深入作耗則邊方其可高枕而卧耶且
兵使之任雖不如監司然而總兵戎守邊圍兵使之職如不得
其人而任之事機之失在於呼吸豈不重乎況兩界營門之突
朝廷每議革之而不得其策與其禁之以法不如得其人而遣
之括出營門投屬之人則精兵皆可得數千人其有益於國家
不亦大乎咸鏡道觀察使今既差出矣平安道觀察使及兵使
皆臨遠凡人器自有相當若不相當必有僨事之患請并命十
分商確擇其可當之人差遣而兵使則不必以武臣之方伯
之任極為重大不可輕適使其枉不重也但為方伯者若有身
病不任其事則必懷未安之心不得已請辭其職亦其宜山自
上若但重其任而不適其職則非徒君臣之間情義有所未達
職務之事必多積滯甚為未便慶尚道觀察使曹光遠以病辭
職自上不許適之外議皆言光遠病深不能供職如前本道

列邑之多倍於他道加以防倭之事煩劇尤甚監司不能供職
則必致踈虞光遠邇期臨迫若非病重則何敢馳啓辭職乎請
適若曰皆如啓○夜流星出東方入西方狀如盆尾長一丈許
色白

癸未政院啓曰臣等見慶尚道啓本列邑多風水之災至為惄
然今老京城有狂風暴雨之災淫霖不止禾穀損傷近年連歲
凶歉今年稍有西成之望人心願望久矣而又有此風水之災
極為未安人君當應天以實雖不可徒事於祈禱之末節然水
旱災迫則靡神不舉亦出於不得已也自上至誠為之則豈
曰無回天之理哉初度祈晴四門設祭禮曹已舉行矣再度公
事時未入啓請令斯速次次舉行如未得晴庶幾靡神不舉期
於有格何如傳曰近年以來每值凶荒民生艱苦之餘今年則
春夏雨水適中庶將有秋而自六月望後暴雨霏雨至今不止
昨覲慶尚道書狀各官有風水之災哀我民生將何以活乎京
師亦如此雖行初次祈晴纔經三四日風雨復作望絕西成是

皆予否德之致悶慮罔極再次祈晴在所遠行今朝予欲言之而姑待該曹之啓請未及言之今聞政院之啓甚合予意宜令該曹速行期於得效可也且外方風水各官救荒諸事預備之急言于戶曹○上召對○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甲申

上御夜對○以尹元衡為

兼吏曹判書

尹微若新進年少之人或有私

相論議薦進知名之士故力主以元衡長銓曹沮抑之

丙戌 上親傳釋奠祭香祝○未時太白見於午地夜流星出室星八王良星下狀如拳尾長三尺許色白

八月丁亥旣諱院啓曰公賤奴婢三年成續案二十年成正案乃是大典之法固當遵行而勿失乍續案則各司各官為之雖有其弊不至於重大至於正案則必為大推刷其事重大故例設都監推刷之後又分遣各道設差官以覈其實一道或至三員或至四員其為弊端不可勝言非國家無事年穀豐稔則未易舉行故在 中廟朝甲戌年正案之後已經二十年而不更改都監豈以大典之法為不足行哉良以時勢然也今則距甲

戊年已四十三年之久其文籍漫滅或有物故而無立案者或有一口而疊錄於兩官者尋考為難視 中廟朝尤甚焉甲戌

年始設推刷都監經四年而畢焉今雖另加催督急於星火亦

不下二三年而可畢其間京中各司困於都監之威各官各驛

困於使客之煩賤口支族困於奸吏之術其怨苦之狀豈盡徹

於九重哉况今秋暴風苦雨彌月不止禾之胎者未敷實者生

耳民無卒歲之資相與哭泣於田間者有之當此之時復舉四

十年未舉之事以重民弊臣等竊恐非其時也請姑停推刷都監

以待豐年而舉行憲府亦啓答曰更議為之仍傳于政院曰推

刷久廢之事必於今年為之乎更議于三公領府事○以李箕

為刑曹判書權轍為全羅道觀察使金光軫為兵曹叅判俞絳

為慶尚道觀察使李榮為平安道節度使

榮居官清簡備諸邊務分其祿俸周急疾

○日暈

屬

戊子傳于政院曰冢婦事朝議不同而續續改法亦不當當依祖宗朝舊例與大典為之矣後日政府合坐時三公領府事禮

曹同議商確以定畫一之法可也其後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漸領府事尹元衡同議啓曰臺官所啓大典奉祀條及冢婦論宜事會議則皆以謂以大典奉祀條觀之雖妾子亦許奉祀嫡長子雖有妻子必許弟之子為後者欲其祖父之祀不歸於他宗則嫡子無後而妻子奉祀豈非立法本意乎且以立後條觀之嫡妻俱無子然後許立其後則是非棄妻子不用之意也大抵嫡庶之分當嚴於序族而嗣續之情莫切於骨肉人之嫡妻俱有子者或蔽於私昵以亂嫡庶之分則殊不可當治若嫡子無後而妻子奉祀者在法當然雖有妻子必許嫡族之疎遠者為後則凡人之無嫡子而有妻子者夫或先死妻子必求嫡族之欲為後者援例陳訴期於黜妻子而以他人奉祀是於嗣續之義何如聖人繼絕之法蓋為無後者設家國無異道豈有間於骨肉之嫡庶而不計嗣續之義乎如不計親疎而必以嫡派為嗣續之正則妻子皆不得父其父而人之有妻子者與無後同可乎若其追贈緣坐之例則在於為子之後不可

論於立後之事也冢婦一節則禮記喪服小記嫡婦不為舅姑後者則姑為之小功註舅姑為嫡婦大功為庶婦小功今此言不為後者以其夫有廢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故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也今之所謂冢婦即禮之所謂適婦也則夫歿無子不得奉祀據禮無疑甲寅獻議已盡之豈容再議若其存撫冢婦之宜則亦於前日已有區畫云云此則自有大典及受教今者別無更改申明之事傳曰別無更改申明之事則依大典及受教為之可也○日量

己丑 上御思政殿試儒生講經及弘文錄製述被抄文臣○三公令舍人啓曰大推刷公賤推刷也國之大事例於二十年為之而至今不為已為未便而選上詳定則數多不足故欲於大推刷後更議詳定而今臺諫所論亦當矣然大推刷自前非一年所畢或停或為至於五六年而畢如此重事不可終不為之今姑行移八道使之待見秋收暑凶歉則即停之若稍稔則冬節無事之時使之相吊待春見熟停之何如○領中樞府事尹元

衡議臣見兩司所論其意極當但此推刷亦國之大事也而再過其限自古大有年之時甚罕若待八道皆豐而為之則是似無可為之時今年風水之災甚慘或有全失農之道云一時並舉大事勢果難焉然常時八道迭為豐凶今年雖曰彼災暑終結實則豈無登熟之慶乎臣意都監堂上郎廳及下人等簡其數俾除供億之費而每年擇其農事豐登之慶或二三道或四道先舉而漸次為之則大事不廢而弊亦不重傳于政院曰今觀三公領府事之議則推刷亦國之大事徒計小弊每廢不為則未知何時為之也令都監叅酌為公事漸次為之可也此議言于兩司成上所使知其不可停廢之意

庚寅 上御朝晝講○上引見加德僉使鄭應奎于思政殿教曰近來僉使萬戶等專事侵漁無意防備以致前年慘酷之變今則法外之事一切勿為撫恤軍卒精鍊軍器日新待變可也辛卯上受朝參御朝講○憲府啓曰人臣有大勳勞於國家其賜與錫宴之便蕃者所以示寵遇之意也然時有所不可則不敢行○今者

衆災齊現之中風水之災尤酷於西成之日自

上畏天謹災恐懼

不已而特命供饋功臣於闕庭此其可乎供饋與錫宴名雖異而實則同也將何以敬天怒而弭天災乎請速還收成命若功臣供饋事六年雖曰有災前者甚於今年之時亦或為之今若停廢則重待功臣之意安在自上亦豈偶然計乎不允其後沈運源等以供饋未安之意啓之故命停之○宣

醞于政院又賜蠟燭

十柄仍命秉燭劇飲

壬辰 上御朝晝講○政院啓曰金世鳴杖贖除充軍事判下矣今觀慶尚道前後啓本則賊來不為候望至於倭賊闖入水塲而小為追捕反致我軍之多傷使賊僥窺覘我國虛實揚帆而去其犯軍機之罪重矣許昌茂金沃公事則傳教有失誤軍機之語以此照律故其罪不同而世鳴之罪少無差殊如是判定下則恐南方將士自此解弛也敢稟傳曰金世鳴事政院以為與許昌茂等少無差殊矣予乃叅觀兩公事則世鳴與賊接戰之狀已著於我軍逢箭之事又不無追逐之迹與許昌茂等有

輕重之差故如是判付矣

甲午諫院啓曰按罪擬律自有輕重不可有低昂也金世鳴為
加德僉使防備之事不為措置致令倭寇入於水場初不備禦
又無捕獲徒使倭寇備諳其虛實而去極為痛憤禁府之照以
收職牒決杖充軍實據其律而自上命贖杖除充軍然則律

亦可以不用乎請依律治罪憲府亦啓答曰如啓杖贖事不可

改之○知中樞府事鄭世虎上疏略曰大典註解內憲府所啓
三條未見有戾於大典也今當因大典註解而已不當別立新

法也又曰世至叔季號為清白者亦不克去其怒或有乘勢攘

奪甚於尋常人故人之厭薄偷俗者皆曰我國大典鎔于鹿皮

伸縮無常也朝鮮之法三日不變久而更也而已噫祖宗金石之典變為

鹿皮祖宗萬世之法變為三日臣恐用法之吏變法之臣不

得辭其罪於祖宗矣又曰大典相避條註云聽訟同所謂聽

理訟事者其與定訟法孰重孰輕乎近日繼後之議豈無一避

嫌之臣大司憲尹春年爲人收養故世虎指之而文武俱不避此豈盡出於大公

至正乎且聖人之制作豈武臣可得以聞之乎且近年以來新法之立非出於宸衷而臣下敢為建白施行者一切痛革皆復其舊大抵與春年有陳而訛斥之也傳曰觀此疏辭極陳變法之狀欲遵先王金石之典而論當矣然國家之法若有未便之條則朝廷豈不變通坐議禮法特武臣并議未便之言至當後勿預議以此疏辭下于政府註解更議時叅觀而定之

乙未政院啓曰今後議論禮法之際勿令武臣并叅事傳教矣因鄭出虎上疏也大抵禮法收議之際要在擇執而用中今乃從多而不顧義理之精此近日之弊也臣等聞祖宗朝故事有議于大臣有議于政府有議及于六曹弘文館有廣議于秩卑之員武班之人或有在政府六曹者未聞區而別之曾經六曹漢城府堂上則武班亦為經筵特進官豈無其意也今者區別武臣勿令并叅事立為法條則恐有乖於帝王包容大度取人為善之意也請勿捧承傳臨時裁擇傳曰如啟此意議于大臣領府事○知敷寧府事任虎臣卒為人慈祥廉儉勤於公務終始不

怠不事產業常以盛滿為戒雖貴至六卿衣服居處澹然如寒士
為臺官嘗彈李無彊後無彊得志遇虎臣於杯酒間問曰昔日
之彊未知臺中誰主其議虎臣答曰吾實主之無彊不覺慚沮
亦不能害及卧病自謂不治職事不受祿俸其守正不苟類此卒
年五十一人皆惜之

丙申 上行望闕禮

聖節

○大司馬尹春年掌令睦詹持平崔應

龍啓曰大典之法固有畫一之旨而見之者自各不同故不得已
註解之所以合其異而歸于一也當初人之畱見歸一則又何必註解
之乎既為註解則不可不廣議而定之也林變大典之法也乃欲
一大典之法也故前者臣等持註解內三條啓請廣議者非欲輕
變
祖宗之法亦非欲別立新法也且非以臣等之所見為是而
必欲行之也各陳所見而已採擇定之斷在聖衷故臣等啓之
今見鄭世虎之疏則指觸本府歷試其非臣等俱以無狀冒處法
官不能守法被人輕改法度之議在職未安請遞臣等之職荅曰
憲府初非欲輕改大典也未盡之處欲商確而定之鄭世虎亦陳其

所壞非歷詆本府也勿辭

丁酉遣漢城府判尹汎通源如京師賀冬至

通源以城里權臣
以赴京徵索八

道藍浦電動兩窓鴻山兩窓全羅道玉果電動兩窓

道積于其家且率愚妻之子多貨物貨於燕
都卜默盈路有同商賈見聞者莫不垂鄙

○京城雷動清洪

戊戌全羅道觀察使權轍慶尚道觀察使俞絳同辭啓曰軍糧不可不儲備道內連因飢饉又經變亂列邑蓄積已為罄渴如有不虞饋餉之事卒辦為難今年冬等明年春等選上與奴婢代布從直作米補用且此數亦為不敷兩道沿海各官明年田稅各萬餘石州倉入置以備倉卒之用臣等非不計國用之煩多而軍資方急故敢啓若無變故調度或切則更令上納無妨禦敵制勝之具銃筒最切不得已明年二三月前多鑄待變而銅鑑鐵專無遺在云應用數磨鍊斯速貿易趁期鑄成兩道境土相連海路亦然勢易相救設或變起或舟師或陸軍定將抄兵急期馳救且兩道軍官前則各率二十人臣等亦當依數自望矣但道內供億之弊不貲全數帶行似為未安臣等巡審

之際如軍器看品凡干搞奸等事不可無使喚之人二貞則一時帶行八貞則待春和下來十貞則具戎服在京有事變聞即馳來轍又啓曰明年濟州援兵不可不送而賊船若大舉則本道兵力寡弱禦備極難助防將及別赴防軍卒請依今年例下送傳曰如啓○上御晝夕講○諫院啓曰今年倭寇其數比諸去年不啻十分之二三其侵犯我國之意亦不可逆料也况風濤中莫能制船亦是假氣遊魂自送死者也邊將之斬獲果剴其勁敵之類乎備邊司槩以靈巖戰功而請論賞其意殊不可知也況崔潯李希孫棄城之罪得保首領幸矣今未遇大敵雖有首級之獲不可以此贖其罪也今命免放給牒物情極為不便請濟州軍功亦皆降殺論賞憲府亦啓答曰今年倭變雖曰不如去年之甚該司叅考前例磨鍊啓下而予觀啓本則崔潯李希孫射獲亦多雖有前日之罪自古亦豈無因軍功贖罪者乎不可改之不允○京城雷動京畿坡州加平兩邑朔寧雷動雨雹清洪道槐山雨雹江原道春川雷動雨雹全羅道玉果雷

動

己亥兩司啓濟州蔚山軍功降殺論賞崔灝李希孫請勿免放
給牒事答曰令大臣兵曹備邊司同議改磨鍊

庚子日量夜月微暈

辛丑上親祭于文昭延恩殿仍詣昌德宮問安于大王

大妃○夜雷動

壬寅上留昌德宮○三公令檢詳啓曰臣等伏聞今月十八

日復幸成均館聚諸生親臨講論自是聖明專尚儒術故連

月幸學不以為憚其振作士氣之盛意足以起粉袍之懶而歸

之進修之地此實治道之所急故臣等常以頻數視學之意啓

之若平時則雖每幸臨不為煩敷也但人君舉動至重上天示

警則宜以修省為急念未遑他及去十一日雷聲大震十五日

夜雷又大動收聲之後一旬之內至于再發恐未可忽也况日

氣蒸鬱將有暴雨之徵今此幸學自上斟酌何如答曰幸學

非如他事實是尊先聖重儒術之意也雖有雷變非如冬雷來

御泮宮至近之地欲不時為之不可停之不先○以李潤慶為
京畿觀察使梁應鼎為弘文館副修撰○京畿加平雷動

癸卯

上留昌德宮○憲府啓曰近來災變連仍況收聲之後

雷乃再發天之所以示警者非常自 上宜恐懼修省以答天

譴頻數舉動講行盛禮恐非其時也頃者覩學之日大雨暴作

霪脹失容不得成禮是亦災變之大者而天意可知矣纔經一

月復有此舉有乖於畏天謹災之道來十八日視學請命停之

諫院亦啓不允○政院啓曰帝王雖盛羨之事舉非其時則不

無人言今此幸學講經大臣請停臺諫亦啓乃一國公論而自

上不允其右文興化之意則至矣然公論如此不必違拒而強

行者也臣等居近密之地不敢不啓傳曰近來自便成習自

上少有舉動例必請停乎常未便今之幸學乃崇儒重道之事

有何人言乎不時視學所不可廢者非偶然計而不允政院非

不知予意而敢效大臣臺諫之啓煩請如是至以非其時不無

人言為辭而恐動之未知其可也予意堅定更勿言之

甲辰 上留昌德宮○上幸成均館謁聖行焚香禮仍御明倫

堂講試儒生○京畿交河雷動雨雹

乙卯 上留昌德宮○大雷電○上召對檢討官姜克誠曰頃

日召大臣幸學之啓以為秋雷非如冬雷云臣意至為未安冬

雷固是大變而收聲後雷動亦非小災不可忽也但自

上欲

幸學宮而大臣臺諫所啓之意臣實未知也問安 慈殿而文

廟在近故幸學講經乃崇儒重道之舉也如此事大臣臺諫當

勸導為之而反論啓止之臣實未知其意也 上曰非以秋雷

為可忽也以謂輕於冬雷耳幸學之事正如予意也

克誠爲人
誦耶舜淺

有同市井人竊覬上意曲爲迎合便
已見於發朝之初無恠乎他日怒事李樞以謂之態
謂也○傳于政

院曰近日秋雷再發今日雷電大作暴雨急注無異盛夏予深
未安政院其知之○京城雨雹交下開城府大雷電繼以雨雹

京畿揚州雨雹安山龍仁雷動雨雹

丙午 上留昌德宮○上召對○兩司啓曰人臣之罪莫大於

阿意順旨若非人君明有以察之將惑於其言凶于而國者有

之矣頃者自上再為幸學之舉適有欵雷之變大

臣臺諫連

請停之朕不知自上崇儒重道之意只以人君舉動當以其

時上天殫怒唯宜靜修且恃聖上包容江海之量冒進逆耳

之言而自上雖不允俞但以右文興學為重耳朕所以拒諫

也弘文館副修撰姜克誠身在侍從之列非徒不能獻言乃進拒

諫之計至於召對啓曰幸學講經崇儒重道之事也大臣臺諫

當勸導為之而反論啓止之云若大臣臺諫以崇儒重道為非

則克誠所言是也大臣臺諫本無是言而謂之論啓止之何也

是不過逢迎上意以為前日自上不從大臣臺諫之言實

厭聞之也故逞其邪媚之態極為無狀且克誠本以輕妄之人

素多物論以奸妓之事嫌怨於人至數於經席之上

克誠與任
臣奸妓

有據臣發議因具滌事欲連累身在微官乃欲援人於朝略無忌憚

援欲

其表叔元虎變於朝又多結無賴之徒乃令賤隸呼其字顯數法司訟者

之狀克誠所厚賤人常呼克誠其怨家呈訴於法司不齒於士類久矣不可一日在

於侍從請罷其職答曰人之議論各異者陳其所懷而已豈逢

迎上意乎不可罷職不允再啓從之○以戶曹公事

內需司咸鏡道水婢

身貢州倉入置以備軍需以傳于政院曰內需之物非私儲穀司瞻寺綿布搜給其價事

和賣之例舊價不可更改依前價以可用之物換給事言于戶曹○僉知中樞府事朴公亮卒公亮修撰閭之子也為人平淡和厚口未嘗言人過失居官以恪謹稱及卒家無餘粟只有書數架而已賴朋友克葬然立朝無譖謗之節人或以是少之

丁未 上留昌德宮

戊申 上留昌德宮○日暈夜乾方西方電光流星出危星下入南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七八尺許色白

己酉 上留昌德宮○上御夜對○鄭彥慤卒彥慤性陰邪奸毒在己卯嘗嫉善類自未達時人多知其為小人金安國判兵曹彥慤為郎每來見輒降階而接之人恠問之曰與人奸邪他日得志必貽害士林云其立朝行事無非傷人害物之事丁未秋告驛壁匿名書乙已被罪餘人竊殺殆盡無一得脫或云壁書乃彥慤自述也又於戊申以刑房承旨參鞫忠州人推官將

罪以亂言之律彥慤言于李芑曰果是亂言但所以為亂言者必有其意芑欣然從之遂成大獄李希顏嘗舉遺逸為高靈縣監彥慤為監司屈辱之希顏棄官歸彥慤乃深文狀啓必欲抵非以時相救解得免至是墜馬面膚多被踏傷未幾而死天道好還可知也

庚戌 上還景宮福○夜月暉

辛亥諫院啓曰知中樞府事鄭世虎本以貪邪之人前為刑曹判書唯以賣獄納賂為事及為戶部之長與市井牟利之徒謀為肥已之術公論之數皆其自取而不自懲爻歸咎於人含憤既深公然叢說曰吾之被罪某為之矣朝廷務為含容還叙其職尤當革心改慮以圖自新而狺然欲噬之心猶未已焉頃者上疏論註解三條其言雖似乎為國而其志實出於售奸憲府之貞豈無參於前日論世虎之事者而世虎之家訟事見屈於憲府者甚多因此叢怒乃以上疏指斥憲府逞其憾恨之意法固不可以輕議但前日雖無註解官吏猶能奉行自註解一出

議法紛紜法司署以已見欲為一定之說則非也以時論欲議
於朝廷則非法司所不可為也假使法官之言乎中朝廷自當
商確而定之初不可以法官之意為重而不得改也世虎論三條
若法司定之者何也且其論收養等事而非其文武之不避嫌
已則方與亡妹之承重義子妻朴氏相訟于漢城府而乃曰承
重義子亦可謂之親子乎人之不避嫌則非之而已則不避所
謂托於正以售其不正者莫甚於此者前日之議者世虎也今
日之上疏者亦世虎也其議過三年陳田之條曰前議時臣亦
疑為元田今詳其辭則曰恭是是非急於斥人而中變其辭乎
文武官自祖宗朝始用武臣入於政府者有之世虎之欲使
武臣不參於政議又何意也大抵世虎之疏言言皆有忿憤之
氣實有激而發也人臣告君外托於公陰濟其私當伏罔上之
罪但今者朝廷方開言路以上疏罪人固非美事雖知其罪
而不敢發也世虎欲肆其毒無所不至有同鬼蜮之事是則上
疏之外又有其罪不得不啓世虎請罷職荅曰世虎以年老

舊臣但陳其所懷而已有何憤懣肆毒之心乎不可罷不允以金瀾為開城府留守朴應男為弘文館副修撰李訥為司諫院正言○日暉有兩珥

壬子 上受常參御朝講大司諫朴民獻曰兩南監司

全羅慶尚

兼

巡察使其任重大故議于大臣而擇遣之矣但今之議曰觀察使雖擇而送之周年相適凡事不可及措而人材亦有限年年適之送非其人則於國事亦甚未便依兩界例以三年為限則可也然則其勢必兼府尹而率衙眷也此雖古無之事然京畿水使亦古無而今有之若宜於今則古無而今為之何不可之有乎今依兩界例以試之可也沈連源曰如慶尚道道內甚廣若以尚州為本營則下道之人往來呈訴甚難巡行亦不能遍又矣 祖宗亦嘗試之而旋罷 中廟朝為左右道觀察使未幾又罷數適之弊果如民獻所啓而古無之事設之亦難也民獻曰慶尚之事臣則不知權轍云尚州則過於上慶州則過於下星州可也

權轍曾爲慶尚監司

左右道監司似不可為也既為一道觀

察之任則身雖不得遍往凡事豈不能應為乎譬在人之能
而已非關於巡行也得人為難故啓之耳然不可以一人之見
為之須議處何如

上曰周年而適則無擇差之意新設亦難

廣議可也

○大司憲尹春年曰臣之收養母故經歷洪祉妻尹

氏而洪祉之母即平政丞洪允成妻金氏也洪允成傳係已物

於金氏使任意區處於已出而金氏子女皆無後則同生之子

女無可以收養者且無同姓之親可以為後者故尹氏承金氏

之命取臣於已族而收養矣養父雖歿其母尚存夫命母命似

無輕重此則以情而論也以法論之臣之養母死於甲申而庚

寅年洪允成妻子孫等與臣相訟而自退非徒過呈狀不立訟

之限亦過三十年之大限則大典註解似無損益於臣矣臣忝

拜本職則前臺官已接縣監黃湯卿妻吳氏之狀吳氏收養之

事與臣收養同故臣言於同僚曰叅議甚未安云同僚曰汝之

收養已過大限不干於此有何避嫌而不為乎臣不能力止終

至於啓達而人猶以下辭嫌為非發於章疏

鄭世虎

在職未安

請遼臣職答曰卿之事已過大限不可以此至於避嫌雖發於章疏有何未安乎勿辭○上銜夕講○諫院啓曰臣等伏見大典考課條犯私罪罷職者經二年乃叙註云收告身還受者亦以罷職日始計或曰此指一度罷職者而言也非指二年之中累次犯罷職之罪者言之也若二年之中犯罪者非指一次或三四次或五六次皆應罷職收告身而乃以始罷日計之經二年叙用是後之犯罪懲戒之日甚少或有歲法之人只計初罷之日以待還叙之時中間犯罪則不以為畏矣或曰聖人之法只懲其罪非有已甚之意故律文犯徒三年之罪者又犯罪杖八十則通計前罪除五十而杖三十此以方被其罪不可準罪再受也罷職之人又犯罷職之罪計日自後罷始則是許人自新之路不寬矣法非一而議論未定今者訓鍊院僉正盧公佐甲寅年九月犯罪罷職收告身一等乙卯年八月又犯罪收告身四等今年六月職牒還受以前罷日計之則已經二年以後罷日計之則未經二年而兵曹於議論未定前遂生擬本職受點至為未便但公佐之罪非獨公佐犯之後

必有如是之人不可無一定之法請議于大臣宜奪荅曰始啓○

日量

癸丑 上御朝夕講○憲府啓曰知中樞府事鄭世虎貪饕無
厭鬻獄謀利之事顯發於公論被罪見罷實所自取非可讐怨
於人而及其復叙也含憤其時參議之人思欲中傷為日已久
又以其家訟事屢屈於本府憤憾轉劇尤欲陷害陰謀秘計鑿
所不至而猶不得其間乘大典註解請議之事欲因以擠陷
以售奸計挾私陳疏語甚無謂期罔君上動搖臺官陰邪毒舌
有同鬼蜮其用心極為無狀若原情定罪則自有其律而但疏
雖不正以疏重治亦似有妨故諫院之只請罷職者其亦有所
斟酌也如此之人不可以舊臣而不之罪也請速罷職荅曰鄭
世虎欲陳已意上疏之際雖有錯料之辭此豈動搖臺官之辭
乎為 先王守陵官自上斟酌不允也

己卯以申汝悰為議政府舍人李彥愬為弘文館校理洪天民
為修撰

九月丙辰朔夜流星出危星下入北落師門星上狀如拳無尾色
白流星出天津星下入乾方天際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赤流
星出離宮星入西方天際狀如鉢尾長五六尺許色赤流星出昴星
入奎星下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白

丁巳諫院啓曰內需司奴婢身貢米納于州倉而換司贍寺布物
名之曰內用擇其細好而入之此非先王朝事况價之高下隨時不同著曰從市直價折則不可以內用而有所加減今者咸鏡道
奴婢身貢戶曹請以時價折之而自上以為非私儲穀之類因
舊價題給事判付云私儲則從市直內用則從舊價是可謂示人
無私乎御用之物有司皆足以供之如此之事不必下教以傷治體
請依戶曹公事從市直折價答曰已令依舊不可更改不允累啓
不允

戊午 上御晝夕講○禮曹啓曰卒知敦寧府事任虎臣妻崔
氏以其家翁葬地事訴悶于駕前自上以檜巖寺亦是陵寢一
般而內需司受立案禁耕之處不可許葬事判下該曹更無回

啓之事矣但於臣等之意有未安者夫所謂陵寢云者陵指陵
上塋域之內寢指丁字閣也檜巖則乃是名藍巨刹凡各陵忌晨
齋雖設行丁此不可例以陵寢論也兩宗既屬寺刹五里近處并
立禁標已為未便至於宰相等葬地勿論族葬與否不許葬於寺
刹近處亦甚不當考諸前史漢朝宰相之沒賜塚地於陵寢近處
者亦多有之此則不須迂引今者檜巖寺論以陵寢不令宰相得埋
於祖先墳側恐傷政體傳曰檜巖雖不可以陵寢論之自先朝內
需司受立案立禁標故判下矣

己未 上御朝講執義金貴榮曰任虎臣妻崔氏上言請葬虎
臣於其先塋之側而以為寺刹禁標內不許入葬古人得罪於
國家得罪於先祖者則不得葬於祖先墳塋之側者或有其法
今者虎臣自其祖先仕為宰相四五代皆葬於此地而虎臣亦
歷仕累朝以其賢擢用位至二品一朝身死不得葬於族葬之
處死者若有所知則冥冥之中豈無其冤乎况檜巖寺近來別立
禁標而恭如奉先奉恩之比也人人聞之皆有未安之心非私

虎臣而然也○傳于政院曰令內需司官員一同而在官更審
虎臣卜葬地進定禁標使於標外入葬事捧承傳○上御夕講
庚申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迎恩殿○諫院啓曰
本院只主諫諍之職不掌聽理之事故本無訴牒而近來民之
抱冤者或訴于本院本院採其民情而啓之已有成例矣今者
洪州居各司奴婢介山等訴于本院曰本道兵使以營奴婢不
足啓請充給而該曹以洪州各司奴婢四十口充營奴婢而以
本道各官奴婢補各司奴婢之數民等非居營底者也或居四
十里之外勒令移居與作罪者無異近於兵營之官如泰安唐
津禮山青陽保寧皆有數外奴婢而必以民等各司奴婢定給
極為冤悶云營屬奴婢其役最重驅迫他官之人役于甚苦之
地無顧藉之勢則必至於逃散是無益於營奴婢而又失各司
奴婢也如本處奴婢嫁娶公賤所生則與元屬奴婢無異而雖
無此等奴婢亦必有便宜之策請令該司十分商確施行答曰

如啓

史臣曰伸冤抑之地自有法司則主諫諍之職者何必以謂有成例而侵他司之務乎其不知事體甚矣

辛酉傳曰講武打圍關於軍令重於薦禽而去年止於命將無之而一未親行今雖未大舉欲略為之其議以啓沈連源等回

啓曰講武則不得已徵遠道之兵勢難為之請親行打圍

上

曰自上考前例則講武徵兵節次甚多而今年京畿失農不可為之打圍則當親行耳兵曹與苑囿司看審可當之地啓達可也○夜流星出文昌星下入艮方天際大如拳尾長七八尺許

色白

壬戌日寧

甲子大雷電雨雹傳于政院曰節逼霜峯雷電雨雹終日不止以何事而天怒如是深用恐懼政院知悉

史臣曰是時政由宮掖權歸戚里賢哲遠引姦慝盈朝天之示戒明矣而上猶以為以何事天怒若此其何能慰咎上帝之心乎

政院回啓曰臣等伏承傳教至為感激入秋以後暴風淫雨發作無常去月雷電雨雹不一不再自上屢下警省之教庶幾回天心弭災變也而今日大雷電雨雹比前尤異有同夏月不知因何事而致此也然變不虛生必有所召自上當更加惕念省愆應之以實傳曰吾意當矣○諫院啓曰資級乃所以辨等威在祖宗朝不為輕施今者讀書堂被選人貟入試時只五人製述而其中居首者何可以至於賞加乎且漢語吏文於春秋或殿講或親試自祖宗朝有之然此乃無事之時也若

有他事有大於此則所重者在彼不必親臨為之也近來災異連綿極為非常前月屢有秋雷之變今逼霜降之節又大雷電雨雹天之所以示譴者至矣自上當靜以修之以答天譴何暇一日漢語吏文親試而命官為之者曰今日未時雷電予甚未安呼啓當矣來十一日吏文製述漢語殿講命官為之尹毅中如資事如啓○以丁應斗為平安道觀察使○咸鏡道穩城大

雷電雨雹震人清洪道槐山雷電堤川稷山天安牙山海姜溫
陽公州扶餘瑞山結城青山惟新雷動江原道三陟風雨暴作
大雷電京畿朔寧麻田砥平陽城雷動雨雹黃海道海州雨雹
下雪遂安雨雹大如鳩卵新溪雨電大如襟子殷栗雷動雨電信
川文化雷動免山雷電大作雨雹交下大如雞印小如鳥卵飛鳥
或中死全羅道全州大雷電雨雹交下

乙丑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古議政尹漸啓曰季秋之月
議 霽降之節雷電雨雹尤甚於夏節莫大之變也自

上固無失德如小臣等居相位之所致也速遞臣等更得他賢相而授之

庶可以回天矣答曰前日雷動昨日雷雹極為非常此予失德

頗多不能仰答天譴之故寃厥所由戰兢罔措卿等有何不賢

乎勿辭連源等再啓答曰宜勿更辭連源等三啓曰拜陵既已

定矣但自命下之後天變非常天意莫測如此時人君舉動未

安請姑停拜陵且

中宗即位後先拜

宣陵後自太祖陵

次次展拜而顯後拜齊陵英陵今若暑拜陵請依

中

朝例答曰所啓當矣合於予意但即位以後 祖宗陵寢一不親
祭常懷罔極之情今年宜欲行之 健元陵當先拜之然十五日
行幸其姑停之

丙寅上 御朝夕講○憲府啓曰人主之一動一靜上天所監
方在遇災修省之日輒有馳騁田獵之舉雖曰講武薦禽之不
可廢豈不大違於應天以實之道乎且命停拜陵者所以畏天
災也而況於打圍乎請停之荅曰講武薦禽此恭遊觀之比其
事重大固不可廢不允三啓從之○諫院啓曰大典續錄部民
告訴者有罪而切已冤抑則不在此限也臣等伏聞開城府居
民等以數百為羣來于都下訴其府經歷安世遇侵虐小民之
狀其訛陳者十餘條數百人之言即一府居民之言也世遇之
得罪於民者無復可疑且世遇自到任以後徵斂煩苛前古所
無之稅巧為名目以納之布升署麤則又不許納日日徵之貪
黷之狀騰播已久民之告訴必非虛捏不可一日在職請罷荅
曰實若如是則雖罷不惜然其訴未必皆實不可遽罷推考治

罪

史臣曰部民之訴漸雖不妄而世遇之罪不可不治也世遇之奸邪貪黷民實不堪其命至於來訴都下此豈一二人之私憾乎欲防部民之訴而不罪世遇則是棄開京之民也諫院之啓不亦宜乎

○日微暉黃海道谷山雷電下雪瓮津雨雹豐川電動雨雹文化雷動

丁卯兩司啓安世遇貪鄙肆虐請罷其職不允

世遇尹任之族生當任鞠問之

馬任家謂必藉沒將家財借寓於世遇出渴盡納其物諸引任之婢子粗問其家事構成告變至參錄功今爲本職以如此之人議政洪彥獨以院相直政院諫論啓而後有之當告變之日領感頤再言之阿只云者俗談稱兒之號彦弼之言惡之甚也

○上御夜對○黃海道殷栗長

淵電動康翎風雨雷電白川雷動雨雹

戊辰上御朝講大司諫朴民獻啓安世遇罷職事從之○上

御晝講○憲府啓曰前開城府經歷安世遇貪虐自恣無所忌憚之事謄播於物論久矣物論欲殺之時適其府百姓告訴故

諫院及本府因所聞見而啓之而已非因其告訴而始發也今
者捧承傳之際不舉世遇所行之迹而反以告訴之事為主無
知之民若聞之則以為守令去留皆出於其手而他日之弊不
可勝言矣請承傳內削去一部民告訴之事而只舉本府及諫院
甲 漢性編
此啓世遇之實迹改捧承傳答曰如啓○弘文館副提學洪曇
等上劄曰自近年以來天災地變人妖物怪疊見若臻

殆無虛歲雖在底亂之日未有若是之甚也又於今歲秋雨為
災稼穡卒痒凶歉之害畿甸尤甚歲失西成之望人有溝壑之
歎加以霜降之節震電雨雹終日不止非常之孽萃於一時上
天之怒於斯極矣人心驚惶莫保朝夕危亡之禍迫於今日未
審 殿下有何闕遺而致此災沴之慘耶此正 殿下克正厥
事應天以實之日也而修設齋醮近矯誣也錄視獄囚備故常
也必當參於政事之顯察於心術之微務盡誠敬之實常恐一
念之或差一事之不出於正也則天心可回而災孽不足弭矣
夫經筵所以補養君德而開廣聰明也有志於帝王之治者莫

若勤御經筵而學舉問辨寬居仁行而已 殿下以高明之資
沉潛經史講廟義理其好學求治之心可謂至矣然自近日以
來稀御朝講外庭之臣鮮得進見亦多有專廢講對之日此雖
因機務或輒豈不有愧於不厭之訓乎至如文武獎勸之事雖
在經筵之後亦可為矣而累廢時日此所以雖有勤御之名而
未見其實效也且釋氏似是亂真之害姑置而不論以 殿下
扶正抑邪之心亦豈有尊奉之理然自立兩宗之後加藍金碧
絢耀於山谷游食緇髡陵駕乎州縣頤堂之號禁標之立固非
治世之美事至於世臣謂任虎公祖也由也族葬之地并立新標不令
入葬後因臺諫之啟雖有許葬之命其傷事體抑已甚矣竊恐
無知緇徒將謂 殿下為崇信而爭相鼓舞增長氣勢終有無
窮之禍也惟我 中廟洞燭邪正焚毀寺刹禁抑僧尼以致四
十年太平之治此臣等之所親見而 殿下之所嘗聞也亦
豈非今日之可法者乎嗚乎天變已極而 殿下所以應之者
未聞有至誠平格之實反以薦禽為不可廢必欲舉行於多災

之日恐非守靜省愆之道也霜露悽愴展謁園陵實是奉先思孝之事而尚以災變而停之則講武薦禽反有大於此而獨不可停乎况畿甸軍卒纔經防戍之後又罹凶歟之災流亡轉死將不可救矣而又令羸糧赴會則困頓之狀愁怨之聲罔有紀極而益致天地之譴怒也伏願殿下留神焉荅曰觀此劄辭既論當矣近年以來衆災疊見今則加以秋雨連綿此實予否德之致反躬自責固知所措經筵則近以事故之多雖或稀御豈至於厭乎願堂禁標非予新為之事也薦禽則為宗廟不可停而有災之時故已命將為之矣劄辭留念焉

史臣曰反躬自責之教似矣非予新為之言大有所憾焉願堂禁標等事雖不可指為致災之由實過舉之大者也而曾不之悟猶曰祚予新為之事則所謂自責於躬者以何事而責之乎初不識責躬之實徒為責躬之言以答天譴無恠乎其效之蔑如也

○京城大雨電動京畿坡州水原陽川通津雷動雨雹黃海道

谷山下雪深三寸海州雨雹下雪殷栗信川平山文化雷動瓮
津風雨電雹白川雷動雨雹江陰雷雹延安雷動雨雹大如鳥
卵安岳雨雪鷹山兔山雨雪雷動牛峯雷動下雪大雨川渠漲
溢全羅道南原烽燧軍金世堅雷震死潭陽大風雨雷動
已已上御朝講知經筵事洪暹曰大典有妻子奉祀之語故
頃者收議定法矣其法以為嫡長子無子取五寸姪或七寸姪
為後者有孽兄弟則使其孽兄弟得奉父祖以上之祀嫡長子
則只令繼後子得承其身之祀而已故妻子等爭起而與嫡室
繼後者相訟久遠已定之事皆將變更臣意欲立限自丙辰以
後立後者依此法而久遠之事不許聽理以此意議于大臣處
之領經筵事尚震寬厚豁達然依阿循默取容於出仕以備情
無奉公之誠至於禪制之設以當設為議則
甚曰臣意繼後事先王朝以特恩為之者多今若一切改之
則爭端紛起而事體亦未便自今立限則可無爭端且存先
王之意也荅曰此事無立限而一切改之則爭端多起且改
先朝之事亦為不可宜立其限當更議于大臣震又曰今九月

九日臣自成均館課試後還家時道中遇雷電風雹之變蒼黃奔走惶駭失儀其日之變似專為小臣而發也臣歸語家屬曰不賢者在相位天必為我示變也如小臣者適之以答天譴可也臣非循例啓之素有所懷故敢啓昨日又有雷變與前日無異皆發於霜降之後必有天怒之意頃加警省以答天譴上曰近來衆災連緣由予否德故也豈大臣所致乎○京城雨雹交下狀如小豆全羅道珍山雨雹黃海道信川豐川長淵平山安岳鳳山長連松禾文化雨雪江陰雷動延安雨雹免山雷動雨雪牛峯下雪深二寸三分

庚午 上御朝晝夕講○京城雨雪黃海道文化雨雪

辛未 上受帝叅聽朝啓左副承旨吳祥以鏡城囚斜下北權

管柳景泓斬待時推案

以撫夷強助防備當賊胡殺掠人畜時退避怯緩到江邊使賊胡得意而去

啓訖 上問左右曰此人罪狀何如領議政沈連源

謙謹安詳然治第營

事有合
審之議啓曰以律言之宜死矣然以助防將少率軍士而卒然遇賊以至於此其情亦可容恕也前者西水羅賊變時如此等

人皆減死今亦依此處之何如上曰初覆則依律○諫院啓
曰往丰儒生之往奉恩寺者命以決杖之時臣僚爭之而不能
回天其失輿望者多矣今者中學儒學任彥謹等又以留宿奉
恩寺推考其一人決杖其累光明之治豈不重哉刑曹不以蔽
獄平允為務而以承奉上旨為先命下之日不為再稟汲汲決
杖使言官未及論啓政院於出納之際無一言以規其失愛君
之道固如是乎且臣等問於中學所謂崔峻先是宴遊江上投宿奉恩寺被捉於
奸內倚本業武之人名不存學籍刑曹推鞫之時當辦業武真偽
而不加審問泛以儒生決罪使時人以為自上杖儒生其矇
然不察甚矣請刑曹堂上諭廳推考答曰上寺橫行之輩雖稱
名儒生皆是無賴之徒陵寢寺作弊現發之人豈不治罪乎
史臣曰儒生之上寺讀書古矣而今則立標而禁之儒生之
到陵寢寺亦非今也而今則因其寺僧之來告內需寺例遣
中使而摘奸此已非
曹治罪現捉儒生非銅惑佛教之甚詎至此乎嗚呼君舉一

失則羣下窺覘所尚以為趨背之地而治之汚隆道之消長係焉上之疵政非一二而謬妄之甚無如此事則何恠乎士氣之摧折僧徒之踴躍乎屢事如是而至答侍從臺諫之疏劄則每諉以慈殿之所為雖欲免崇佛之名其可得乎

壬申 上御朝講○政院啓曰中學儒生等奉恩寺留宿事自上命杖其一人將使士林失望臣等於出納之際未及規稟以失惟允之義至有諫院之論不職甚矣至為惶恐待罪傳曰此事不為規稟非政院之失勿待罪

史臣曰自鄭惟吉以下如朴永俊朴忠元吳祥安璋魚季瑄俱以軟熟模稜之人惟阿順容悅是務其於敷奏復逆之際雖其君上之過政事之失漠然越視曾不規稟其來諫院之議有以也嗚呼命杖儒生於君德實大失之舉猶含默而熟視之况微細之過乎於君意不是甚忤之事猶承順之唯謹爾况逆心之言乎以此見之雖國家危亡之禍迫至而其一身利害之機尤重則其所守可知已用如此持祿容身之輩為

國豈不殆乎雖然古人有言曰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樂聞直言則僂化為忠使人主聽言納諫好賢樂善則今此五六人未必皆阿意順旨寂無一言也良由訥訥之色有以致循嘿之習將至於君日驕而臣日謗可勝嘆哉

○上御夕講○月微暉

癸酉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因災異之語啓曰三代以後稱盛治者必曰文景而文景之時災變多書於策然而致富庶之效恢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業是知遇災而懼克謹天戒愛養斯民則雖有其災而無其應也文帝下詔勸農桑減租賦其心誠在於養民而使百姓安居樂業景帝亦恭儉養民克遵前烈則災異雖多而無其應者不亦宜乎近來災變甚於文景之時然能恭儉養民以答天譴如文景則必轉災為祥矣且雖並稱文而景帝天資刻深又多忌克不及文帝遠矣惟節儉育民以致豐富則一也○上御晝講○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灝領中樞府事尹元衡同議以啓曰

妻子奉祀
立限事

祀

大典奉祀與立後各有其法見者未解其用法未免有差今者廷議已定從大典本意此非新立法之事似不當定限但事在先朝者或蒙一時特恩或因該曹受教皆經先王聖斷一切改之未安凡繼後子通奉祖以上之祀者在先朝所定則勿令更改以杜紛紜之弊何如

史臣曰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君子不以為善也今此妻子奉祀之法載在國典則雖申明而舉行之固不為無據而亦非大妨於政治也至於許通仕路之議亦古者立賢無方之意也若設於公心公論則固未嘗不善也今則不然尹元衡黜其妻而無嫡子以妾為妻而生子其子實妻子也故凡許通之議奉祀之法無非出於其意而朝臣之議皆依阿苟同以徇其意此果設於公心與公論者乎其事則未必為非而其意則全出於私臣故曰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君子不以為善也

荅曰立限事依議施行○黃海道瓮津長淵雷動清洪道稷山京

畿安山海溢

甲戌 上御朝夕講

乙亥 上御朝講

丙子 上御文對

丁丑坤方雷動夜大雷南方電光○清洪道庇仁泰安雷全羅道

茂長雷

以時日雷動故云

災變如此自上深

用未安政院其知之政院回啓曰方今秋霖如夏雨災已甚矣以霜降雪下見之則天氣似早寒且冬節逼近之時又雷動如此臣等至為未安災變之由不可知也然上下交修思弭災之道則可以回天也傳曰啓意知道○南方西方電光雷動震清源府院君韓景祿之家

史臣曰不曰景祿之家震而曰震景祿之家者謂天震之也昔春秋時震夷伯之廟而左氏以謂展氏有隱慝今景祿狂縱驕橫其為惡不特展氏之隱慝則其致天罰宜矣

○清洪道牙山雷動全羅道茂長大雷

己卯 上御朝講○大司諫朴民獻等上劄曰伏以人君遇恭
常之災非但反之於心以求所以致災之由亦當應之以實以
求所以消災之道蓋災異之作由於寅畏之未至災異之消亦
由務實之極功故寧妖彗變生於此心之不和景星慶雲興於
此心之極和惟在人君轉移之如何耳臣等伏見 殿下踐祚
以來將至一紀休祥未應災沴相仍加以近年前史罕見之災
或併現於一歲或發於一月而迄至今秋變異稠疊燁燁之電
隱隱之雷連日之霖偃禾之風示災於霜降之後乃至昨者節
迫立冬雷變尤重豈知收聲之後反甚夏月之歲上天有赫照
臨孔昭不知人事有何闕失而天怒至是耶月令以春行秋令
秋行春令為災異之應洪範以五事之失為咎徵之感天人之
際感應之理雖不可易言臣等姑以近日之疵政與夫可以消
災者為 殿下言之避殿減膳警懼之至也不可謂應災之文
具而近年之夏災變未弭旋復正殿優世臣重名儒為治之先

務也寺刹之禁標及於拱木之墓下獄之威加於付籍之儒人
臣愛君當以天災為戒頃有謁聖之舉政院以災諫止則 殿下
教之曰秋雷不如冬雷言官以補闕拾遺為職當盡其責而語
涉內需司則不賜允俞之音反示訛訛之色以至政事之間不
合於輿情者豈止一二乎嗚呼人君體元所失未見猶足致災
况至著顯乎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等之愚忠不能自己
古之人君有發一善言而消災者蓋吾心之悔悟方萌而發其
罪已之言則非徒人皆感之上天亦應於冥冥轉災為祥之要
莫大於是然則罪已之教宜乎可下也音樂者所以悅耳也故
鐘鼓管籥之聲心不樂則不聽焉警省之念方切 寅裏大廷
朝會之樂兩部鼓吹之音或者可以權撤乎惟精惟一乃三聖
傳心之法人君當以精一為學其可有一毫他歧之雜乎聽納
逆耳之言然後人樂於告君興王賞諫臣然則臣僚之進言其可
拒而不受乎噫人君以一心事天地發於此心者甚微而格于
上下者甚博苟能常存此心則必不敢以至動靜之間政事之

際無不照察使無一事之失一時之放而方寸之地萬化之源
光明洞徹則將見中和為位育之本達順為體信之效然則災
異消而休祥沓至所謂致災消災之道亦不足言矣伏願殿
下留心焉荅曰予以眇末之資纘承艱大之業上不能荅天之
懃下多有闕失之政以致衆災疊見至於秋霜不給予心戰慄
豈淺淺哉今聞讜論予當留念焉○以李鐸為弘文館副提學
李彥愷為應教

史臣曰率皆凡庸無識趣之人以如此之類置之顧問之地欲
其輔養君德難矣

盧禎為副校理天資真純淳厚月學識金添慶為副修撰○夜流星出室
星入危星狀如鉢尾長五六尺許色赤

庚辰 上御朝夕講○諫院啓曰臣等謹按兵書所謂軍功者
各有等第以少擊多為最上數相當次之以多擊少為最下非
不論敵之強弱勢之難易而三槩賞之也自軍政不修賞罰無
章邊將不計賊之衆寡得其首級則以為邀功之奇貨朝廷亦

不問斬倭之勢順興否而償之如價以致希望僥倖蒙毅欺罔
極為未便今者蔚山郡地捕獲倭船三隻以去年草島廩島軍
功例論賞主將至於加資草島捕倭之事朝廷專為崔豪所舞
弄至於賞加言者至今痛憤鹿島之賊數果多於蔚山之三隻
然斬獲甚小而邊將自為張皇以取厚賞固不可援以為例也
况三隻非一時來到也各因漂風先後來泊方好智以其兵力
取之如拉朽耳豈可比於克捷勦敵之例而至於加資乎該曹
軍功磨鍊之際其一等則使之代加而主將則必欲加資至言
於政院而轉達以啓將驕難禦之弊其意未可知也請方好智
嘉善加改正答曰方好智事雖曰因漂風來泊以其道兵力取
之如拉朽然全船捕捉至於三隻則不無其功不可不賞加也
崔豪已為賞加亦不可或重或輕不允又啓不允○夜流星出
畢星入天園星下狀如瓶尾長二三尺許色赤黃海道信川雷動
海州自是日至二十九日雲霧四塞日氣晦冥大雨雹雷電

大作載寧雷動

辛巳 上御朝講○憲府啓曰凡軍功有大小輕重外察直犯我

國勢甚猖獗而能敵愾歎滅則酬之重賞固不濫矣雖犯我國無
異狗鼠之偷竊而邊將舉十倍之兵不勞斬獲則是雖不可謂無功
而論以重賞則過矣至於海賊逢風失勢漂到我境則雖以寡敵
衆殲盡無餘論其功勞猶有間於斬獲犯境之小賊而况與敵愾
殲大賊者同科乎朝廷痛憤湖南之變凡斬獲倭奴者不問大小
輕重而錄於一等則例施重賞今者慶尚左兵使方好智以一道之
兵捕獲漂到乞降之倭而論以軍功一等陞授嘉善重加爵賞之濫
莫甚於此赫徒無以勸功反啓邊將僥倖生事之心物情極為未便
請方好智嘉善加改正答曰近年倭寇之害非輕如此之時所當重
賞邊功以勸後人而方好智專捕倭船三隻矣有其功與崔終浩崔
豪無異不可有前後輕重也且雖曰捕獲漂到乞降之倭並非自破
其船登陸乞降之比豈可如是論之爭固不可改之不允○上御夜對
癸未 上幸昌德宮問安于聖烈仁明大王大妃殿○夜坤方
如火氣黃海道載寧雷動

甲申禮曹啓曰今將

親享

太廟

十朝初大日

百官已受誓

戒宗室近屬有故

去二十八日完山

其距祭日未過八九日自

上雖無其牒想於

聖情未安今晚三公齊會政府臣等將此

意議之亦皆以為未安故敢稟傳曰完山君當代大功親自上未

安之意已欲言之耳攝行可也○以平安江原道啓本

平安道寧邊九

月初八日雷電大作雨光交下大如鴉卵小如蠶粟十七官大槩一槩江原道鐵

原九月初九日大雷電以風雨雹交下大如蠶粟春川等六官大槩一槩

傳于政院曰今年春

夏雨水適中農不失時庶有西成之望而自初秋霖雨害稼近

觀外方書狀今日又見平安江原道書狀則風雷雨雹下雪之

變非常民生缺食將何以救荒不勝惕然令戶曹被災各官

救荒諸事預先措置俾民免於流離平安道被災官亦倣田

稅且節氣迫於初冬今日亦雷電尤為未安政院回啓曰秋雨

連綿累下警惕之教其修省之意極矣今日又有雷變人孰不

為未安全聞傳教至為感激弭災之道請更加盡誠焉又傳

曰恐懼之誠夫豈偶然然誠未格天雷變不絕憂念固極○乾方

雷動天中大雷坤方電光夜流星出艮方入乾方狀如瓶尾長
一丈許色赤光照地○京城地震江原道高城雨雪雷動黃海道
載寧延安安岳瓮津松禾豐川牛峯瑞興雷動京畿南陽農人
及耕牛各一畜震死清洪道牙山新昌瑞山天安全義槐山惟
新大雷雨全羅道礪山益山古阜雲峯長水雷

乙酉夜流星出五車星入玉井星下狀如鉢尾長一尺許色赤
十月丙戌朔三公令舍人啓曰命將打圍為薦禽宗廟鍊習
軍律也上意至當但近來災變連綿裏糧之弊不貲又雨勢
不止日氣漸寒打圍之日暑又下雨則軍士凍傷亦為可慮今
年打圍請命停之傳曰京畿今年農事甚不實如啓○日有食
之夜流星出弧星下入巽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白
○黃海道文化黃州松禾長淵殷栗雨雹雷動清洪道大興地
震

丁亥憲府啓曰黃海道之失農比他道尤甚而方舉延安築城
之後一道民力既已困矣又舉長淵造船之役無民可役無粟

可供况當此日短之時功不敷而費益甚其弊一也曾造之船置諸海濱日就腐朽不為看護之計每興改造之役其弊二也造船之官至於三員供億之費不可勝言救死不贍之民無以應辦其弊三也况長山串曾經火燒無造船之材本道監司欲為啓聞而未能云其弊四也大抵禦敵之道不專在於器械而實在於民力之休人心之固也今者本道凶荒若是其甚而未聞撫恤休養之政徒汲汲於造船雖有戰船千萬艘民將逃散而無操舟下海之人則將何用之外敵未至邦本先搖掇之緩急豈無先後若以為戰船不可不造則請問其便否于監司然後處之何如荅曰戰船事令該司察而為之

己丑日暉

庚寅 上親傳 宗廟冬享大祭香祝○憲府啓曰禦敵之策莫大於銃箭則備邊司之欲為多鑄果為當矣然用兵之道在於固結民心而不徒在於器械也括民之錢適足以召涇州之兵當今聖代固無慮外之事然徵發太急則民不得不怨民

怨既深則在上之人亦豈可視之恝然而不為動念乎今者銳
筒之鐵至於十萬斤之多而結綵一戶之所納至於千斤朝令夕
納急於星火結綵之人雖曰富實而即辨千斤之鐵其勢尚難
況貧富之不同而近於俾出童羖乎况無用之鍾尚不破用而
責出於民間可乎官庫之物極蕩一空而前年戰船之造銳筒
之鑄費用太甚將無以繼而又出十萬斤之價未知國家何以
辦之乎若以為無事則銳筒不須鑄也若以為有事則銳筒之
外調度供億之費尤不可不慮而專用力於銳筒豈不難哉以
民情言之民怨已深以國計言之國用不敷臣等之意以為姑
為半減而鑄之庶使官庫之物尚有所餘以需他日之用而且
分定責納之際不為多定於一人量其多寡均定於市塵俾無
怨讐則庶乎其可矣請令備邊司商量處之荅曰如啓○諫院
啓曰國家懲前日倭寇之變鑄成銳筒以為禦敵之具亦出於
不得已也但以一國之富銅鐵無儲至買於民間固為國家之
羞辱以廢寺之鐘鎔為銳筒分於外方則可以禦寇而臣僚之

奏請皆拒而不納使民間之什器寸累銖積盡輸於都監怨呼之耳不絕僅過一年又以所鑄銃筒不足徵納民間銅鐵民間所藏只有此數去年既已竭盡而今年徵納之數又多於去年將何以辨出蹙額之容呼憫之語不忍聞見借曰貿鐵雖不可不為公私兩便然後民樂為之今者都監折價縣布一匹納鐵四斤凡物之價隨時不同今年銅鐵貴於去年以今市直言之綿布一匹決不能易銅四斤於市則不能易而都監則督納此民之之以抱寃罔極者也銳筒雖可鑄而去聚一懇今年又聚一懇其於聖上愛民之意何如况王者藏富於民何必爭其多少於價折之間裁請令該司量價改磨鍊以便於民荅曰如啓

辛卯以李希儉為司憲府掌令李重慶為議政府檢譯陳寔為兵曹正郎柳順善李俊民為弘文館修撰○良方雙虹見壬辰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趙士秀性清介疎淡有詞華然偏隘暗諱卑九

沉潛義理之學者已矣至於口讀之儒亦罕有焉臣又觀科場禁挾冊之法甚為未便既不能通誦古人之書不又挾冊率多不知題意而作之以此文章尤無可觀臣意以為今後凡於試場例置四書三經史記于堵上使儒生任其自取考其題意而作之似為便當

史臣曰非徒於事體苟且不當為也勢亦不可行也何其以迂愚之言至啓達於經席耶

領經筵事尹元衡曰士秀之言似有理矣儒生持抄集入場中或有蹈襲舊作而僥倖得中故挾冊之禁自祖宗朝有之然不知題意而作之於國試亦有埋沒之弊士秀之言亦有理上曰近者文風甚衰是乃自上不能作成之所致也場中置冊堵上使之考見可也禁挾冊重科舉也考題則無妨然使大臣及禮曹議處之○上御夕講侍讀官盧禎因進賢之語啓曰頃者小臣徃慶尚道聞之安陰有吳世俊孝子也監司在安陽令起送乃五六日程也其官督促起送中路遭雨溺水幾死鄉曲

人譏之曰以孝自銜而反致困頓此事自
便者 上曰以孝行啓聞者欲知其人而使監司見之豈知其
弊如此也 ○京畿富平民家有狗產子一頭二足腰下則歧成兩
尻各生兩足一尾全羅道茂長高敞興德地震雷動

癸巳 上受常參聽朝 啓 ○漢吏學官林芑上疏曰臣聞夏書
曰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然邦有常刑臣侍罪漢吏學官幾二
十年徒費公廩以養妻孥而未効涓埃之報日夜思慮謀畫唯
是 宗系詰命等事微臣之職所當陳列者謹條四件于左伏
乞 聖慈留神焉一件 宗系改正事我 太祖康獻大王系

牒完山自新羅季世見於圖識三韓臣庶固不洞知而洪武初
奸民尹彝等叛入 皇朝既誣宗系又加惡名不惟中朝史官一代
之失抑亦東土臣子萬世之羞永樂二年我 恭定大王奏請改
正特蒙 太宗皇帝欽依為史官者固當釐為傳信而及成化
會典之肇纂也猶遵誣史不為更改逮至正德十三年我 恭僖
大王遣南袞等奏請改正又蒙 武宗皇帝欽依續於嘉

靖十八年遣權撥等奏請改正又蒙今

皇帝欽依

中廟屢

蒙許改之命而未見改纂之典遠爾昇遐臣安知在天之靈尚復惓惓於斯而未嘗頽更忘也臣之愚意

宗系之請不可不

為也而論者或以為

殿下嗣位以來殆將十年而十年之內

不曾奏請及此而始為之請則於事太緩臣竊惑焉若拘於十

年之緩今年不請明年不請漸而至於三十年三十年之外則

繼自今以往宗系改正之事卒無有復請之期矣論者又以

為庚戌年間中朝重修會典而本國宗系已為改正姑待頒

降之日臣又惑焉重修改正之說皆出於譯士之傳聞而未有

文案案之可信何從而驗其攷纂之實乎况譯士之傳者皆云

皇帝御覽未畢自庚戌至今年已及七載而尚未

覽畢則重脩

之說固已可發而御覽之說尤為不信臣恐會典未修而

可發

之說固已可發而御覽之說尤為不信臣恐會典未修而

朝脫有變故則今之聖旨併興永樂正德之旨而徒為空言

無施也然則宗系之謠何時可明而臣子之羞何時可雪也

論者又以為皇帝既已許改而復為之奏請則非但事涉煩

瀆措辭為難臣又惑焉會典一書中朝之秘典也其重修與否
非外國所敢知也但舉中廟欽蒙勅旨之意為之奏辭曰
先臣乞攷宗系既蒙欽准懸望改頒者垂數十年而無祿即
世所有會典若已改纂乞勅禮部謄寫本國宗系一張給付
陪臣領回以慰先臣之靈以伸國祖之寃如此則蔑無准
請矣正三赴京師見主客司吏目所居壁上列書朝貢外國而
朝鮮班在第一可謂優待矣至於會典內註脚書云姓李氏仁
人之後臣每及寓目不覺扼腕張膽以為國無人焉故至此若
固有人焉則豈可使惡人之名誣加於國祖之先而流傳於
百年之後乎臣意宜一國君臣盡誠竭智期於獲辨而後已者
不可拘於十年之緩不可待於頒降之日亦不可自憚於煩瀆
措辭之難而止耳右一件當議於王世子未請封之先而為之
奏請者也伏望殿下聖斷焉一件誥命重授事臣謹按誥命
天子之寵章而列國之大寶古之諸侯及君夫人生不受命於
天王則死而追錫為榮誥命豈非列國之太寶乎况君夫人之

誥命生受為一國之母死藏為五廟之儀豈不尤為關重乎設
或不幸而有遺失焚燒之故則其勢不得不為之復請仰惟
聖烈仁明大王大妃殿下及恭懿王大妃殿下各誥命頃緣
宮闈之火俱被焚喪至使國母之寶不得傳於後世舉國臣
民孰不悲痛臣夷考大明會典誥勅事例內有云重授誥勅
者重授誥勅自有舊例不可以欽使迎接之弊遂貽兩宮沒
世之恨况欽使之遣與不遣未可逆料當大王大妃殿下始
受誥命也皇朝順付本國陪臣齎還則安知今日再受之誥
命不如是而遽患欽使之遣也今此誥命若卒不為復請則是
自廢會典重授之例又缺世宗永藏之寶豈安於臣子之心乎
右一件亦當議於王世子未請封之先而為之奏請者也伏望
殿下聖斷焉一件文廟神版改題事臣謹按先師釋菜之文昉
於經禮所謂先師云者如先農先蠶之類而不可加名號於其
上明矣漢明帝采禮經之語始尊孔子為先師而祀之其禮崇
矣宇文周氏不知其義妄加文宣王之號不經甚矣若擬周之

天王也則豈以僭亂汚孔子也若以為王亦爵祫也則是以臣子待孔子也於義其可乎自此以後曰唐曰宋曰元世加尊號其沿襲不經尤為無謂也宋之李常世所謂名儒而請加帝號於孔子則無異於淫巫瞽史媚祿稱帝者也萬物之中唯人最靈人而至於聖則其尊無對何必稱帝然後為之尊乎嘉靖甲辰年聖節使如京師奉表之日宣旨云中朝文廟祿版改題事謄寫來啓故往儀制司而問焉則緣輟朝郎官在家未及謄寫千秋使將改版位目并題本之由入改而適中廟不豫因而上賓國家連遭大憾其議不克施行臣嘗謁遼東及山海衛文廟則皆已改題天下諸州舉隅可知凡議禮考文天子之事也今皇上稱至聖先師之號允合於禮經而得議禮之本雖孔聖復起必謂之固當然者矣我中廟所以命謄書來啓者亦欲去其不經之號遵其時王之制而事竟不果殿下何不適追其志而復其禮乎右一件當議于詔使未至之前為之改題者也伏望殿下聖斷焉一件海洋船隻給文憑事臣謹按

我國官吏文字雖用方言鄙俚無稽以故沿船居民漂到中國
地方雖有公幹以文字為輕必諉之於海寇而拷問備至且於
奏內亦云其所帶印信文字多用夷語恐係奸細用是觀之以
本國文字之難曉為中朝邊將之殺害者亦或有之臣意海洋
船隻文憑一依中朝路引式例明白備開國號又具 大明年
號寫於花闌票帖頒給沿海官司刊刻板面仍令船戶人等例
告官司即與印刷書填在船人口姓名及所在物件則脫有漂
泊於中國之地其邊官必以此為信而不致疑於海寇右一件
亦係國家同文之治而漂民救死之一助也伏望 殿下謹處
焉○日暈夜月暈

甲午 上御朝晝講夜對○夜流星出東方入南方狀如鉢尾
長一丈許色白流星出華蓋星入東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五六
尺許色赤黑氣一度自南方至坤 方橫布長三四丈許
乙未夜月暈白氣一道起巽方貫暈指乾方巽方庫方坤方如火
氣

丙申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尹漸曰頃者言者以為科場儒生

不知題意當以五經四書及諸史入置階上許令取考小臣之

意以為非也三代造士之法不可尚已後世薦舉之法亦不可
尚已不得已以科目取士其視古制亦云末矣科目之中亦有
本末經術為本詞章為末也方今自上留意儒學勉之以本
實之功而士猶趨末技苟且之習况導之如此則是勸之不讀書
也今儒生爭事抄集以剽竊為業全廢讀書未有能究一經者
此議若行苟且莫甚而且將誤士習矣且試官不必以幽深不

可知之題出之於試場若出易知之題而嚴搜挾之令則雖再
出之題亦無不可上曰吁啓之意然矣若行其言則不無科
舉不重之弊矣有啓之者故欲試大臣之意耳○上御輪對夕
講○夜流星出星星下入張星狀如拳無尾色白

丁酉以朴應男為兵曹佐郎擢紹為安東大都護府使

人綏之爲
校渭

奸黠曾爲守令時飾詐妄名至賜表褒之曾不思天
之隆更肆令貪唐無所忌憚宜貶爵削秩也而反陞授大都護府使
是專藉其兄續之權勢而公論不行故也雖然使不得欺蔽民便之
性專聽察能制大奸吏故吏不得欺蔽民便之

○霧氣蒙冒夜

月量

戊戌辰時大白見於巳地

己亥命議兩南觀察使率家眷便否

咸鏡道觀察使兼平尹撝家眷二周

乃遼大司諫朴民獻於經筵啓以兩南監司依此例使久於其任以兼元帥之責故

上命政府專數領府事判府事

卿判尹叅判左右尹弘文館長議之

六

官壽之曹光遠則侍命議之

元

領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尹旣

簡

領中樞府事尹元衡判中樞府事鄭士龍右贊成李浚慶

元

書趙士秀工曹判書沈光彥右叅贊金明胤刑曹叅判宋麟

元

書壽兵曹叅判金光軫禮曹叅判趙彥秀戶曹叅判吳

元

謙漢城府左尹韓岐吏曹叅判元繼儉漢城府右尹鄭裕議

元

祖宗朝各道觀察使通兼府尹牧使滿三十朔乃適其時所

元

論靡不詳盡而未久乃罷必有所礙故旋設旋革今之議者

元

以為全羅慶尚兩道物衆地大任方面者事務叢萃以一人精

力一期之內勢難治之依兩界例挈家父任庶於公私兩濟

但古今異宜人品不齊在昔屢豐今則荐歎若設本營則

元

僚屬衙屬新設之難供億之弊視古倍蓰其害必甚於數
遙今棄百年無弊之規欲復先王難行之法恐非時宜若
以為兩道監司必以儒將別遣年年遙之則人才有限三年之
外儒將亦豈常有乎本道有兵水使監司又兼節度邊帥
得人則監司雖非儒將豈不能節制乎况今邊虞方棘朝野
不能無事正當靜以鎮之凡屬更張未宜輕舉左議政尚震
工曹參判閔箕性溫沉靜寡默又善屬文然其志以爲九學
者當獨善其身而已故不求師友講明之功
而自信已見其所行多出私意至於經席之上猶循默不言
是何等學問也雖有儒名而實徒取爵位而已何足尚也
議祖宗朝以兩界監司必兼府尹兩期而遞者重其道而
久其職也今之二南監司有事則稱巡察使其為責何嘗不大
於兩界哉猶循故常一期而遙則胷中甲兵未試而經遷
其於制勝安邊之策必不能盡其才略而貽悔者多矣世
宗朝故事昭在史冊今雖復遵其脣籌限邊陲無事使兼府
尹非新制也兩界既行之無弊則二南獨何異焉攻置之際
雖有小弊而大體有益則自上斷然行之不害時措之宜

而南顧之憂亦少紓矣左贊成安竑清介廉約謹事然罷世容
於議二南監司兩期兼尹則有益於人民臣於前日亦以為

然今則百家之村未存其十巡察立營雖作於涼難約於後供
費之分定吏隸之聚集又出於此外全州力不可三分矣尚州
凋弊星州雖稍優於尚而自古道視之皆一隅也兩界訟牒稀
少每巡有弊故留營設土官以係遠情兩南多事不併於此矣
然事難遙度姑令兩道略依兩界之例人物出處供費之宜條
具以聞則弊之大小可以議矣左叅贊任權刑曹判書李冀
漢城府判尹權纘副提學洪曇與沈連源等議同傳于政院曰
兩南監司兼府尹議得如是而勢果似難宜從衆議○命招政
府六卿判尹及曾經六卿者禮曹堂上承文院提調領議政沈
凌慶判中樞府事兼士龍左叅贊任權禮曹判書洪達戶曹判
書趙士秀工曹參判閔箕禮曹叅議慶渾工曹叅議金鑑僉知中樞府
事尹鉉
會于賓廳議林芑上疏事沈連源等議大明會典奏請事
前已奏請今更請之似乎催促故停之矣然久不印頒上下之

情孰不為悶奏請可也 詔命奏請事亦宜矣但前者有順付本國使臣之時或有天使出來之時若以詔命而天使出來封世子而天使又將出來則弊甚不贊故欲量其時而為之矣會典又誥命可一時奏請也但於來年 聖節使之行奏之乎於冬至使請封世子一時奏請似乎無妨然自下不得擅便請自上裁斷文宣王改稱先師事中原行之已久我國遵而行之亦久改之重難今雖改之後之有議未可知也海大洋船隻路引事似好矣但自古不為之事今始創為勢甚非便且公私船豈能盡出文憑乎若持去文憑者則為好矣而不持者則反有害不可為也傳曰所議當美奏請日期則今日未來寧相慶畢收議然後當叢落知中樞府事尹思翼心志非僻非笑善類或至排附雖有清白之操何足取也

右叢贊金明胤知中樞府事李徽刑曹判書李蕡知中樞府事曹光遠同知中樞府事申瑛議與大臣同唯尹春年朴民獻議與林芑疏意同傳曰觀此議與政院書啓之辭 大明會典誥命奏請皆是重事不可兼行於封世子之時也明年 聖節

使之行以位高寧相擇差奏請使入送可也先聖改號船隻路
引事當從衆議○日徵量

庚子 上召對御夜對

辛丑夜白氣一道自翼方至西方如布練竟天乃滅

壬寅傳于政院曰今年失農京畿江原尤甚平安黃海次之來
丁巳年方物黃海平安則正朝京畿江原則正朝誕日勿為封

進

癸卯諫院啓曰交隣之道雖貴於誠意之相孚要在酌之以禮
斷之以義期於得中而已我國與日本世通和好信使往來
祖宗懷綏之意可謂至矣今者又遣使臣天富東堂等來修舊
好朝廷之許待固已優矣而自上又欲親自接見其柔遠人
之道無以加矣但今之言者以為去年湖南之變實為我國
無前之羞血肉我生靈係累我髦倪至今一隅盡為丘墟日本
雖曰不知其謀管轄之倭敢為陸梁其曰未知特偽語耳今之
來聘者未必皆自日本而來其下人或是九州等地之人與於

去年之謀不可謂其必無也謾以交隣之厚而輕接有釁之虜
非計也言者之意乃是過見固非堂堂聖朝之所可言也但以
禮言之災變之稠疊未有甚於此時自上雖奉兩殿之事乎
如進豐呈之禮亦皆停之交隣雖大豈過於奉兩殿之事乎
今若接見客人則太官之供伶人之樂必依故常自上憂災
之意彼島夷何足以知之是徒以交隣為重而或取侮於彼也
以義言之兩國之好雖不可輕棄亦不可虧國之體損國之威
使處置失宜也我國與倭奴未有釁之前求瑕索疵絕其遠來
之夷不可也有釁之後匿情諱嫌待以舊好之禮亦不可也今
者令有司豐其館待示以優禮之意不為接見使知構釁之罪
庶幾於待彼之道得其宜矣天富東堂數還不在數月之內明
日接見請命停罷使朝廷相議而為之荅曰交隣國待客使所
當誠信欵厚也不廢前例可也不允

甲辰 上御勤政殿接見日本國王使臣上唐僧天富東堂副
官僧景轍西堂等

乙巳禮曹啓曰今日客人

接司猛
亂長等
饋餉時持我國書冊兵器而

來曰前年作賊於貴國者到泊覲島盡見殲滅唯餘此等物故持來云云傳曰此倭必要功持我國之物而來大臣領府事處議而啓之○諫院啓曰凡設營置鎮之時必有屯田所以辦其支供田之多寡雖不同無全無屯田之處京畿水營自國初設立至成宗朝而革罷其間將至百年若無屯田何以為營門乎革罷之時雖屬他處復設之後還為水營屯田可也前日折受之家雖以執持年久呈訴該曹當明辨文案打量結負審其為營田則還給水營而又以他處之田充其先王賜牌之數無難也假以年久不知屯田的在何處云則祖宗朝設營時所存之田不宜至今日而無之也若從實勘驗則不獨於此必得於彼也今者水營支供京畿列邑辦之其弊不可勝言唯幸復屯田而耕作以除列邑支供之弊所關非輕而戶曹只憑折受家上言不曾勘驗遽以京畿水使毋得相爭回啓是果先公後私之義乎請戶曹堂上郎廳推考其屯田令本道備細打量還

屬水營荅曰屯田乃 先王朝折受之事故折受者上言而該
曹以上言察之則不虛故為公事矣不須推考也不允累啓不
允○上御夜對○已時太白見於午地
丙午上御晝夕講○以洪雲為司憲府大司憲尹鉉為成均館
大司成

史臣曰以文藝課次儒生製述詞章則猶可為也其於學問
師友講明之功蓋闕如也大司成之任豈徒然哉

丁未 上幸昌德宮問安于 聖烈仁明大王大妃殿百官以
權停例陳賀是日乃大妃誕日也 大王○傳于政院曰元子方在於義洞
宮此宮乃予潛邸時所寓每欲一見今日還官時當入見元子
○傳于政院曰今朝出宮時命亭鼓吹而 慈殿以為禮行不
可停樂還宮時動樂可也

史臣曰側身修行事天之實也減膳徹樂事天之文也實固
當先而文亦不可廢也況心之所存必待事為而著焉則烏
可以文具為末節而不舉也方衆災疊見之時 慈殿教以

動樂不可也 上之奉承無違不可也 政院阿順不稟不可也
上下內外無一可者而不見有謹災之心焉以此事天而棄其
弭災不亦遠乎

○政院啓曰仁壽府橋隅之路近緣雨水所穿甚為窄狹難導
大駕但由西廳門入則庶可容輦 中廟嘗幸此宮時亦由此門矣

史臣曰承旨即虞朝納言之職凡敷奏覆逆之際所當惟允
而後出納也今 上之行幸元子所也其諫止之責雖在臺
諫政院居近密之地亦豈可無一言也非徒不諫也乃反以
道路取稟又舉 中廟朝故事以啓之是實導鑾輿以行也
其惟允之意安在 ○時承旨鄭惟吉朴永俊軟熟朴忠元麤
浮吳祥安璫擅稜角李垣暗劣率皆無學識凡庸之流初於道義
無所見焉而所知者惟名利富貴之為重而已故遇君上退
舉舍糊結舌而寂無一言以阿順其旨而竊取寵祿雖資稟
各自不同而其處心行事大致如此是以君子貴夫學也

○兩司啓曰人君舉動不可輕率况於閭閻之間不意出幸乎臣等伏聞今日當行幸于元子所恐舉動輕易而不得其宜也請停之

答曰非徒有前例諸事亦已備予意堅定固不可停不允○上幸元子避寓所駕前駕後射隊侍衛將卒蒼黃顛倒僅能及之官前洞口窄狹人馬填塞侍臣及侍衛諸將皆下馬步

進日暮還景福宮

史臣曰子於父有宦省之禮而父於子無往見之義在匹夫猶然况人君舉動自有常規不可循情直行以失羣下之觀瞻也今上之於元子也若欲見之則宜令元子入觀而反屈乘輿之尊臨幸閭閻之地又傳教於倉卒之中使臺諫不得極論為臺諫者亦不力陳其不可期於得請而止以一啓苟塞其責可謂貞臣也已

○夜流星出虛星八坤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戊申夜霧氣蒙冒

己酉上受常參聽朝啓○領議政沈連源左政議尚震右議政尹灝啓曰人君舉動必須慎重不可輕易雖禮當往屢必命

有司稟辭之而先為清道頃者不意行幸于元子避寢所扈從
諸事非徒急遽閭閻所見亦甚顛倒物情極為未安臣等不敢
不啓荅曰所啓當矣其日之事果為急迫也非徒欲見元子是
予潛邸所居之地而先王亦有行幸之時故謂可臨時整袵
目矣啓意知道○諫院啓曰慶尚左道節度使方好智到任之
後專以割剥為事擅放軍卒以百數徵清蜜白莊全漆文席皮
革鐵物其他米布不在此限以為肥已媚人之資軍卒敷敶乃
羣聚而訴於使命之行曰吾軍卒皆已離散餘存者只居瓦家
者耳然不久將盡逃去其為言辭極其哀慘以此見之好智之
侵虐可知而又以七歲之子為婚於嶺南富家資送之物皆自
官備極其豪侈成婚之後又以其子送于京中行藏所資寶貨
磊落皆是唐物入言得於倭船者也貪黷之狀聞者莫不嗤鄙
不可仍在閩鉞之任請速罷職以懲其餘咎曰傳播之言何可
盡信推考可也久啓從之○已時太白見於未地

庚戌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尹元衡曰我國被倭寇侵犯之後

日本使臣今始出來彼必皆知我國年前之變矣今於其使臣之來無一言及之則彼必以我為畏懼不敢發也臣意宜以緩辭微婉言之曰前年汝國賊人乘我邊將不備寇掠而去此必國王所不知也然不為禁戢使海寇作耗於我交隣之義似不篤厚云則似為便當禮曹於宴享之日宜以此意言之而書契之答亦以此意通之可也小臣之意如此故敢啓荅曰倭寇之事專不言之似有畏懼之意客使處大槩言之無妨禮曹與大臣議而啓之○坤方巽方南方霧氣蒙冒午時太白見於未地辛亥上受常參聽朝啓

壬子上召對御夜對○沈霧

癸丑

命試儒生製述于勤政殿庭○以李憲國

位職勤幹然以族族附權

勢士林為京畿都事閔應瑞為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

甲寅夜流星出外屏星下入天倉星下狀如鉢尾長一丈許色赤

乙卯夜流星出南河星入天倉星狀如瓶尾長一丈許色赤流

星出中台星入郎將星狀如拳尾長五六尺許色赤

十一月丙辰朔 聖節使尹金回自京師以禮部主客請吏司

提督主事余田帖文

其略曰買賣自有日期貨物出入必須呈稟夫向近年以來隨行之衆利於私交館

奉相交易以致敗露有站使臣體面惟恐今次到京人貞等未

知前事恐蹈前轍深為不便為此帖仰朝鮮館通事序班洪惠

等備行省諭到京人貞母得聽信各色人等私下供驕銀兩致

生事端恐妨彼此體面蓋鑑諸既往而便

其將來雖以示防實以全禮母得違錯不

八十萬虜騎將分道出來方調兵馬分守要害

初北虜太舉人寇殺掠人畜焚蕩室廬僵戶暴野餘燼滿目又

關人氏流亡邑里蕭條毀垣遺墟往往走廣寧一路去九日

前而到今爲尤甚本國使臣往來非但遭變之可慮入煙或至

於斷絕驛堡或至於陷沒則進貢之路亦似阻絕也日本國降

勒事題本具在門見事件臣筆初到王河館呈日晨序班洪惠

郭文銓來見遙事問曰汝國與日本近而常交使云然耶通事

答曰海路甚遠安有是事惠等稱往提督主事家而即出其辭

色似非出於己意疑即禮部之所使問也後數日惠等又語通

事曰朝廷患倭寇難制欲降勦汝國使之轉諭日本待謝恩使

于朝用是構怨來侵我邊土迄未得寧息何以能轉諭乎會趙趙

久矣通事曰小邦與日本不但海路不通節次擒斬賊倭以獻

文華捷奏至其事遂止倭寇苦不退則非但降勦命征之議亦

似有之事此非新進武人之所當知似是朝

元世祖詔高麗征日本之求也至玉河館有一歸夫亦言春來朝廷有使朝

內計日本畏朝鮮之語參觀則似或不可取實然以馬坤題本

入啓仍啓曰提

主事之帖文有曰有玷使臣體面之語故使通事問於序班則以爲通事郭之元行次云臣不得親聞矣所聞如此故敢啓傳曰啓意知道徃年買賣于中國必多汎濫之事故提督帖文如此自上見之至為未安

史臣曰我國以禮義見稱於中朝故使臣之往也以禮優待許令任意觀遊無禁防出入之法自國綱解弛貪風日甚赴京之行多賈禁物買賣貨物有同商賈為唐人所嗤鄙遂致拘禁限制之法已為國家之羞恥而至於帖文之内有玷使臣體面之語則寧不為之赧然以此於經席之上時有勿許貿易之議而為權臣所沮可勝嘆哉

○弘文館副提學李鐸等上劄曰伏聞古人有言曰災多者其國危嗚呼今之災多矣今之國殆哉昊天下患百災荐降愈出愈酷聞奏不絕考諸前史皆是將亡之兆究之人事豈無致災之由上天曰明日監于茲游衍出絃無不及爾故人君有過德失政則天必譴告之惟其譴告而罔念聞然後禍敗隨之可不

惟恭修政三日而祥桑枯叢一善言而熒惑退苟能敬之畏之
以盡其應天之實則天怒可解而災異可弭安有方濟方懸層
見疊出如今日之甚者乎臣等伏見 殿下見一災之作則必
曰罔知攸措聞一變之奏則必曰更加修省懼災之教每下於
政院則豈特景公之一言而猶未能動天者何也夫所謂敬天
之敬者能乾乾惕若不敢怠荒者是也斯須之敬非敬也夫所謂
畏天之威者能栗栗危懼不自寬假者是也頃刻之畏非畏也
反之於一心之上而能側身修行然後可盡其敬之之實也究
之於政事之間而能改紀易轍然後可盡其畏之之實也不然
則不實之文不足以動人况望其動天乎臣等竊見天之所以怒
殿下方殷而 殿下之所以應者何其泄泄也凡所施為之事有
同安泰之日文具必張足飾太平而奈天之不悔禍何哉日者
殿下因 慈殿問安之幸遂過元子所臣等固知 殿下慈愛
之盛念矣然人君舉動自有其儀不當若是其率爾況遇災之
日靜守之時卒警蹕愆度扈從失儀遠近瞻聆孰不驚駭命下

之私居近密掌出納者了無一言而惟道路是稟復逆之意安
在承順之習可瞿言官之扈侍者猶知其諫止而一啓旋退豈
士人幽荆之義乎大抵人君樂聞謹言然後言路開而治道成
近來逆耳之論不聞於朝而擇言之戒已成於家誠恐 殿下
訕訕之色有以拒之也不然則當此衆災沓至之日豈無闕失
之可言而一封章奏不至於 殿下之庭哉遇災求言雖曰文
也求而用之則誰非應天之實乎昔之災也猶求其言今之災
也并與其言而不求不幾樂其災而厭聞者乎伏願 殿下仰
畏天變俯察人事有能自省則不憚於改如其不逮則使人盡
言格非正事以為消災之寶則災雖多不害為治答曰觀此讜
論予用嘉焉衆災不絕而不能回天是予否德之致恒懷憂懼
之至有何安泰之心乎且勸獎之事指前月文
臣庭詒亦不可廢也韋
元子所事前日荅大臣時已盡言予意矣言官與政院有何過
爭劄辭當留意焉于御筆書尾○禮曹啓曰日本使臣商物許貿
酌定事三公領府事戶曹及本曹堂上同議則皆以為近年因

朝廷公事以布作租或為救荒或補軍資費用殆盡今欲依舊
例許貿則不但以有汙換無用一給之後更無儲蓄然今見戶
曹商物許貿之數則比前日許貿之數未能百之一如此則不
但致彼缺望交隣事體亦有所不可當擇其可貿者許貿而綿
布之數須令改磨鍊且彼所切求者大歲經依祖宗朝例印
本給送無妨偶曰貿易之數太略則彼必缺望加貿易事言于
戶曹○夜流星出天中狀如梨尾長七八寸許色赤辰時已時
四方沉霧

丁巳憲府啓曰赴京通事等多賣銀兩貿易物貨中原一路不
能轉輸每見我國之使臣而苦之曰此賈胡何以來乎我們以
此賈胡而不得聊生云此豈士君子之所忍聞裁近來唐物貿
易之禁不嚴先王朝禁斷節目載在後續錄者亦不舉行故
其為書狀官者以不禁為司體任其下人所為而不曾糾檢多
致汎濫之弊此豈非利之所存情有所牽牽而然也前年冬至使
任糞臣書狀官金慶元既受專對之命不檢一行之人使通事

等濫貿物貨一人所貿段子被捉於江上御史者多至七十餘匹其他可知提督主事之移帖於序班固有以也上以負聖上委寄之重下以致中朝贓貨之譏其忝辱使命極矣請任鼐臣金慶元依後續錄罷黜通事郭之元等并下叢禁府推考痛治答曰任鼐臣金慶元事如啓上通事郭之元先下禁府其餘人皆不允諫院啓曰近來紀綱未扼法令都廢在下之人徒知私相比周之為急不知奉行國法之為重權勢之人則畏之親舊之人則庇之寧負公室而不負私門雖謂自上孤立於上可也赴京之行禁制之條自祖宗朝極為詳備既擇使書狀以遣而猶恐有猥濫之事又遣搜銀御史及秩高密文點馬點檢於江上承是命者所當不顧謗讟之興毋負委遣之意而先私後公蔑法毀制無所不至甚者至比市井牟利之徒名為子弟而帶於一行多費禁物甘為販商至於貽辱本國或不戢一
行之奸濫反惡他官之糾檢雖有禁物之顯發者公然奪取而去該官亦不舉其非國事至此可謂寒心今者尹峯自京回來

其所啓提督主事帖內之辭甚為駭愕所謂夫何近年以來隨行之衆利於私交館夫人等心懷賒騙擅將銀物私相受授致生別讐云者不知近年某人之行犯禁與否也但以其下徃年從人每有私相交易以致敗露有玷使臣體面之語觀之則必是去年今年之使也况尹釜所啓通事問於下人則郭之元行次云臣等考之則郭之元赴京時其使則任鼐臣也書狀官則金慶元也咨文點馬則孫軾也銀兩我國之禁物而買賣於上國已義於提督主事之帖推問則其情自現但尹釜所啓之語不是親聞傳於譯官安知提督主事之語不但指郭之元行次耶况獄事必須憑閱而後可得其情譯官聞於提督主事之語必有發明之條請任鼐臣行次譯官與一應帶行人及尹釜行次譯官聞語於提督主事者皆下禁府推鞠使任鼐臣書狀官金慶元咨文點馬孫軾皆依法罷職以懲辱國之罪其時大同察訪柳涉亦依續錄罷黜凡在其官各盡其官之責者乃國法也沈通源之行駛數之濫自京畿黃海道既已傳播郭趕為大

同察訪非徒欲禁其濫駁至於銀鐵亦有所捉捧其被捉譯官供招以其銀鐵藏于郭山官乃移文于使書狀官及搜銀御史假使郭趕為有心疾所捉銀鐵十目所視分明禁物則當治譯官之罪初非可疑之事而使書狀官及搜銀御史聽若不聞是可謂畏國法乎非徒不治譯官之罪使則乃令所囚之官起譯官及被捉之物而送之其官奉行猶恐不及以其銀鐵及譯官而送之然後輒于監司監司不治其官之罪但以親舊之分反右使之所為而歸罪於郭趕諉以心疾而啓遞其笞譯官之事則可罪也其一仍捉銀鐵則豈不謂心疾之人所為而莫之間乎其時譯官供招及郭山官以其被捉之物送于監司之牒皆在其時取見則昭昭可見請書狀官朴啓賢搜銀御史李文譽先罷後推使沈通源其時監司李名琏郭山郡守趙世珪罷職其被捉銀鐵已入上國之境犯罪譯官待其還越江下禁府推考荅曰任鼐臣金慶元孫軾柳涉罷職事並依允任鼐臣行次上通事及尹金行次聞語於提督主事者先下禁府推考其餘不允沈

通源朴啓賢李文馨李名珪趙世珪推考治罪不可先罷犯罪譯官待還越江下獄推考報監司之牒令禁府取見

史臣曰沈通源本一貪鄙之人也率其子沈鏗及市井牟利之徒多賣禁物以去固不足責也書狀官朴啓賢非徒不能禁戢亦不能自檢人多譏之

戊午諫院啓沈通源李名珪朴啓賢李文馨請罷任鼎臣金慶元孫軾柳涉請下禁府趙世珪請先罷拿推供招贓人待越江一一拿推銀兩被捉譯官供招及趙世珪報牒上送事答曰趙世珪及供招贓人拿推譯官供辭郭山報牒上送事如啓餘並不允

己未憲府啓曰郭之元一行通事不可不并皆下獄推考之意臣等已盡啓之請勿留難赴京之人賣銀之禁戢諸後續錄其法甚嚴為使書狀者不能檢下使之犯法已不能無責况曲為庇護而蔑法長奸者乎冬至使沈通源不以檢勅一行無失使命為心而曲聽譯官願從者之言請于司譯院都提調而率去

又不得盡遂其願則押解之官輒加啓請其所帶率之人皆是親屬牟利之徒已為清議之所不容而一行駄載之數倍篋於前行又縱其無識之子作弊多端關西一路以兩使目之公論之憤亦非一日而及其下人被捉銀鐵則不以不能檢下為恥而乃反齎怒於搜檢之員移文于銀鐵所藏之官公然取去使沒推閱之迹是果有識宰相之所忍為者耶檢察一行之責專在於書狀官而書狀官朴啓賢不以盡心稱職為已任以摸稜軟熟為得計阿順通源之旨曾無一語以及於此若使啓賢舉法言之力陳其不可掩覆之意則通源雖欲庇護其私屬之人豈可得乎李文馨以御史見察訪繫銀之牒則實不實之間所當將其所犯之鐵轉達朝廷使朝廷辨而處置可也而擅止不啓其不忤權門之計得矣其於負聖上委遣之意何謂沈通源朴啓賢李文馨並皆先罷後推答曰沈通源朴啓賢李文馨事傳播之言豈盡實乎已命推考不須先罷後推郭之元一行通事則待此人畢推承服後并推未晚且不舉名之人并推

似為騷擾故不允諫院啓任鼐臣金慶元孫軾柳涉及一行人
下獄沈通源李名珪罷職朴啓賢李文馨先罷後推趙世珪亦
先罷答曰趙世珪如啓餘皆不允火啓從之○以崔鴻為司憲

府掌令李彥憬為弘文館典翰

彥環

庸

鄙

無識

尹

元

衡

薦

進

揭

繕

交

續

繼

續

續交權容為副應教

沈

享

靜

慈

趣

成

義

國

為

兵

曹

正

郎

爲

人

庸

纏

○夜

流星出紫微星西垣外入鉤陳星下狀如鉢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流星出五車星入艮方天際狀如鉢尾長一丈許色赤

庚申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辛酉日暉夜四方沉霧月暉

壬戌四方霧氣蒙冒京畿揚州黑霧四塞不辨人馬黃海道文
化自是日至初九日陰霧四塞咫尺不辨

癸亥上召對○傳于政院曰若因提督主事之語加通事等

刑訊則殞命可慮其除刑訊以濫貿物貨辭緣照律

史臣曰人君以好生恤刑為心則其為德無以加矣雖然當
此時譯官輩多蔑法續貨于中朝而為使臣者鮮有清謹之

人故率不能禁戢其辱國忝命之恥極矣非明詰嚴治則無以止其姦濫矣宜量加刑訊使之知畏則庶有所懲矣為政必須寬猛兼濟而後可以言得中也若一有所偏廢則豈帝王之全德哉抑或物貨之貿自官闈不能禁斷故有如此苟且之政耶

甲子 上召對○憲府啓曰凡推鞫之事必取服然後隨其所服之辭而照之以律例也若未服而徑照則被罪者無牒辜之心用律者有苟且之嫌大非王者用法之道而且啓後日無窮之弊矣今者被鞫通事等時未取服而遽命照律自上好生之仁則可謂至矣實乖於王者用法之道請郭之元等窮推得情依律定罪答曰不允○司諫院大司諫朴民獻等上劄曰伏聞殿下臨御以來開進言之路作敢言之氣此正臣子罄竭素蘊之日也乃者值慈殿誕彌之慶殿下修東朝之禮仍過元子避寓之時當是之時道途未有戒兵衛未有齊陳而鑾輿遠臨於闈闈舉止甚駭乎聞見言官之扈從者當伏蒲力爭期

於上無過舉而誠懇未至宸聽不回其被侍從之論豈不宜
哉但臣等聞之在中廟朝臺諫侍從論一妨政之事其時朝
間有議祖宗朝弘文館不言事自成廟朝始言之弘文館言
事非古也其後以議者之言為非自是以來弘文館非徒任導
迪君德至於時政闕失亦或言之矣往日扈從之臣非獨兩司
之員也弘文館亦有陪侍者而未聞發一言以正其過舉也夫
以輔導為任者雖嘸笑之失起居之差無不知戒歸之於正况
人君出入苟有其過史書於策其不可有輕舉明矣而鉗口不
言乃曰是臺諫之責也噫臣之愛君猶子之愛親皆根於天性者
也忠懇之心油然而發則雖無官守者猶當匡君之失況以輔導
為責者熟視其過而不言猶曰待夫言官乎所謂過舉者不惟
當慎乎將來之可畏亦當深戒夫既往之冀追就使臺諫無抗
言直節之氣不能繩愆糾謬在於侍從者既不能救於其始而
徒責其不言則臣等不知追後之論足以補人君既往之失耶
今者諱言之習日以益甚災沴相仍咎徵疊現謹戒之道猶恐未

至而未見集奏四方之災異但聞復御正殿之請兵戈連年邊將益驕愛惜名器尚恐難制而了無不賞邊功之議只有增秩將士之論臺諫之職扶持公論所言者關於一時之治忽則其是與非當與朝廷共之而居於近密之地者寂無一語此雖臣僚不能直言之罪亦由 殿下不容盡言之過也臣等竊恐上下交相容悅不知職分之為何事非但人君之過舉置之度外而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將無有言者矣豈不殆哉以御筆書劄毛以荅曰觀此劄辭欲使人皆盡言不諱所論當矣往日臨幸元子之所出於急遽玉堂未及啓之有何不盡輔導之責乎復御正殿之請大臣之慮豈偶然哉增秩將士之論此亦有前例也假曰有不盡言之事是皆由予不敏不容盡言之失也當留意焉○夜四方沈霧暖氣如春

乙丑 上行冬至望闕禮○上幸昌德宮問安于 聖烈仁明大王大妃殿○諫院啓曰奉上之禮不可有苟簡之習事天之道不可弛警懼之心每年冬至之日 上率百官賀 兩殿履

長之慶百官又陳賀于大殿中殿亦禮之當然而不可廢者也今年日南至百官當陳賀而該曹以下兩庭濕徑自取稟并與權停禮而罷之大殿及中殿賀禮自上謙讓未受若兩殿陳賀則關於奉上之禮非不得已不可罷也雖曰下雨行於簷下古有其禮借曰雨甚不成儀則百官聚于陳賀之處取稟可也而賀儀未成得旨便罷去非苟簡而何人君當遇災修省之日撤樂而不聽乃所以敬天之怒也湏因災異重疊臣等上劄請勿用樂自上雖不命撤出幸之日前後鼓吹則蓋嘗陳而不作矣前月二十二日問安于慈殿還宮時動樂臣等未知其故至于今日又作樂如前不勝缺望近者太白晝見冬霧四塞畜生之恠出於畿甸兩南民生阻飢凜凜然莫保朝夕災變之重莫甚於此自上聽樂恐昧其時也若為兩殿陳賀之禮則不得已用之可也如出幸時鼓吹則臣等未知不得已也請禮曹堂上郎廳推考還宮時勿動樂答曰兩大妃殿陳賀事前者不無權停時而今適下雨庭濕上殿之意亦為

未安且因取稟而偶然命停之也禮曹勿推敲咬則非弛警懼之心而為之也此亦係於禮儀雖曰有災禮行則當行之不可停也

○上還景福宮

丁卯夜四方沈霧月暉自氣一道自坤方至艮方布天貫暈漸移異方而滅

戊辰傳于政院曰去冬赴京通事等以主事之帖禁物賣持濫賈物貨之罪方下禁府推鞫矣但一行之人豈皆泛濫也數多加刑斃於杖下則人命非輕有乖欽恤之意何以為之三公領府事處遣史臣收議甲辰年又有如此之事其時處決公事考啓領議政沈連源議赴京通事等挾持禁物潛相買賣者固當治罪不饒然若非現出之罪而累加刑訊或殲杖下不無冤悶聖問及此實是欽恤之仁以次律科斷何如左議政尚震議罪惡極重者殺人與盜而若不得行究之器偷竊之賊則未敢輕易論死獄事固不可率易以斷也今者冬至使通事之類其挾禁物斷無可疑只不現捉於該禁官及華人則是猶為盜而無

贓者也止據所聞窮訊不恕非所慎重庶獄聖閣及此仁亦至也然過輕猶過重未若得中之為貴一行之中亦必有公論其中尤甚泛濫者治以次律似合於事情右議政尹溉議臣於前日伏覩下示提督主事帖文深為可憐去年冬至使一行下人等泛濫之狀昭著無疑所當窮治以懲玩法之罪但主事以所聞下帖于序班等似與現捉者有間以非現捉之事而期於得情則杖下必多殞斃者其中亦不無玉石難辨之意然罪犯關重不敢輕為之請

庚午四方沈霧

辛未傳于政院曰清原府院君韓昌家成婚慶補階園帳草築空石聽司鑰之言排設可也○傳于政院曰見平安監司書狀則地陷云大同江邊百步許大路陷周圍二十五尺深八尺至為駭恠政院知悉政院啓曰臣等嘗觀易坤之大象以為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蓋地有厚德故能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傍不洩則全之陷沒豈非災變之甚者乎考諸前史歷歷可見然修其德則祥矣

不足為倅正厥事則雖難不足為災自上恒存敬畏之念政事言動之間一出於天理之正觀坤厚之象能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則令之地陷者亦不足為災興矣大抵人君遇災患不知懼今自上遇如此之災而輒爲恐懼則遇災而能修德正事轉災為祥不難矣傳曰近來京外冬霧四塞又有西京地陷之變平時恐懼修省之心未嘗少弛災變日甚尤爲兢懼啓意知道

史臣曰羣臣遇災而相警戒其為言則似矣而亦不過修文具應古事而已向足以格天心弭災變哉災變之來固不可的指某事之應而亦必有致之之由矣如近日以來冬霧四塞平地陷沒者此陰陽失節地道不寧變異之大者也當此之時致災之由不可一一計而如毋后之專制外戚之擅權君子之在野小人之在朝僧徒之構恣蠻夷之侵陵亦足以致乖氣召災變也君臣上下置此於度外而曾不之慮顧欲以修德正事恐懼修省之空言冀其消變不亦遠乎

○夜月暈

壬申夜月微暈

癸酉 上御晚朝啓○夜月暈兩珥 冠

乙亥諫院啓曰自古國家之綱紀不振由於陵僭成風等級不明臣下而效君上之儀私門而擬公室之禮終至於冠屢倒置亂亡隨之國家於王子及公主翁主之子雖於籍屬為親近其為婚禮則乃私室所為非官家所知也今者清原府院君韓景祿之子為婚自上命以各司供辦其家陳設是無異於王子公主翁主之婚禮也兵曹定軍典設司掌帳幕豐儲倉長興庫掌鋪陳與官家之事無異臣等未知景祿是何人耶在入臣之列者何敢安然受之乎景祿少無未安之意任然役使官人于其家名分安在大抵陵僭之漸初起於細微而終至於難制往自上移御之時景祿之子隨行人言僭擬元子物情之駭愕久矣景祿既有僭擬之嫌又無辭避之事朝廷名分所係非輕請罷其職以懲

將來郎停官辦供設之命荅曰王子駙馬家有事則自古或排設帳幕鋪陳故今亦偶然命之也豈景祿有僭擬之事乎不允
父啓不允○已時太白見於平地

內子 上御晚朝昼夜對○憲府啓曰親愛之情無窮而名分之等亦嚴清原府院君韓景祿雖是至親之人其子女成婚則乃一家之事也自 上篤於親愛使各司進排諸具無異於公家之吉禮使名分掃地等威無辨豈不寒心哉為景祿者所當措躬無地而反依憑 上教侵責各司極其侈濫無所忌憚自上施親愛之恩者適所以成僭濫之罪也自古偏於親愛不教義方卒陷於禍敗而不得庇者歷考前事殷鑑昭昭請還收各司進排之命韓景祿推考荅曰其勿令各司排設景祿則不可推也

己卯弘文館直提學鄭宗榮等上劄曰伏以帝王之德莫盛於從諫 殿下以耳目之任付諸臺諫而為臺諫者亦取一國之公論爭是非得失 殿下當優容聽納以絕自用之偏而凡於

論列之際言或有不甚逆耳而猶不樂聞何也以近日之事言之臺諫之伏閣爭論者皆公論所激終不可遏自上亦豈

不知切直而天聽邈然愈久愈甚其所以委寄耳目之義安在辱國蔑法之罪濫賞犯分之事所係極重有駁聞見按罪改正宜不少緩 殿下不徒牢拒而已至如譯詔之罪方請窮推

期於覈實而遽命徑照是使重犯者漏網而其輕臺諫廢公論之失豈云少哉雖有不測之禍將叢蕭牆之內人皆鉗口結舌袖手旁觀而不肯為 殿下言矣御筆書劄尾曰今觀劄論為

帝王者唯所當從諫如流亦豈無可否相濟乎近日臺諫之啓有不可從者故非偶然計而不允予意盡諭於荅臺諫也豈是

輕臺諫發公論乎當留念焉○以趙彥秀為禮曹叅判尹春年

為弘文館副提學

是時尹春年尹仁恕鄭浚等為尹元衡

方假虎威奉年長在言論之地變更法度惟

意所欲擣擊人皆以毛覓疵一時朝論盡出於其口津薄躁進之輩爭趨其門崔應龍為司憲府李平

賜詹為弘文館副理校

庚辰夜月徵量

辛巳 上召對○日暈兩珥夜黑氣一道自艮方至南方橫布
良久乃滅四更黑氣一道自巽方至坤方長三四丈許移時而
滅

癸未禮曹以客使問答單子啓曰日本國土使臣留館已久常
以其國王書中請青薄紙金字經及銀兩等物許貿事送單
子于本曹懇請啓達故敢將客使前後單子及臣等所答之辭
入啓其中本曹宴享時單子語頗詳悉而有未
可據以臣等臆意答之者故不敢回答今并入啓臣等意以為
我國國於海外與日本為隣交際之間傷財病民者雖可厭惡
而既與之為隣安可無交聘往來之禮所以自祖宗朝通信
通貨不得不爾也今者通信往來則雖以海路險遠為解不可
并與通貨貿遷之路而閉之往在壬寅年間不顧國計虛耗傾
一方之儲多至一千五百同以與之此則固非善後可繼之道
今日之只恤經費欲毋過百餘同亦安保其必無後悔禮曹則
不欲使隣國失意戶曹則不欲使國儲竭乏無非為國之謀而

各護其司之事恐有所蔽經遠公議必在廟堂請令大臣等審問嶺南各官所儲多寡之數得中磨鍊施行傳曰皆知道國儲固可計矣使客使不悅而去亦非所以善處禮曹啓意當矣大臣領府事處以禮曹意收議

甲申宣醞于弘文館承政院下御札于政院曰天氣極寒酒可親也自晷不長從容宜醉雖至閉門有何妨焉罷散各家當秉此燭賜蠟銀臺知悉仍下御題擬皇朝都察院都御史某等表請罷斥大學士嚴嵩以遠權姦之

史臣曰知惡權姦而至於命題試製則心之好惡所在可知矣使其講學進德心地開明則必能辨賢邪而進退之不為小人所罔矣不能如是而終未免好惡失實姦不得以遠之惜哉

乙酉以金添慶為弘文館副修撰

十二月丙戌朔憲府啓曰全羅道羅州靈巖珍島居水軍丁太江等二十餘名來訴于本府曰戶曹因內需司牒呈移文內卒贈右議政朴璫妻金氏進上靈巖地伏所浦羅州地瓦浦內海

澤正田五十負加耕田一結二十五負令畠在官守令一同打量成冊上送事行移而洪世貞稱名人以內需司書題下去元關付伏呀浦瓦浦則全不審定兩不干康津防築豆音方浦防築仍邑防築家呼水防築島二洞防築等正田落種百餘石之地不與所在官守令眼同看審而只率書貟私自成冊上來至為憫望云本府移文于本道監司令都事備細看審回報而其答關曰洪世貞以海澤立案稱入內不持來故無文券相考為難云大抵兩邊相爭之地必須考見文券而後可辨是非也所謂康津防築等正田果是立案之內而百姓等稱為已田冒占耕食則強暴莫甚初不干於立案之地世貞依憑侵奪則民之冤憫亦不可言請令本道觀察使擇定剛明差使員督納兩邊文券詳細推閱辨覈是非急速啟聞答曰如啓○四方有濁氣如霧

丁亥禮曹啓曰日本國琉黃島天通島撰島三島在四洲賦倭往大明琉球及我國之路琉黃太守名曰則忠者送書契于

本曹其大意以謂今年四月得逢賊船一隻其船所載兵器乃
貴國之物若貴國給我圖書則我等當防遏賊船不許過去仍
送我國弓箭等物今者倭司猛源家德持此書契來呈又自言
曰彼疏黃島主之意但願受圖書而已布貨賞物非其所願今
雖付我以送我不可持去云云故敢以書啓及單子家德之書也啓

達臣等愚意以謂彼疏黃島主若擒斬賊倭并與兵仗等物送
之則猶有議功之理此則無獻馘可信之狀而只送弓箭安知
非前年作賊歸船所載我國兵器等物諸島倭首箇箇分贓相
續來獻自以為得諸賊倭僥倖重賞乎給圖書則當有歲造船
所費不貲決不可給賞以布貨亦不可勝給但彼島主之言雖
不足取信而彼若實在賊倭出入襟喉之地兵力亦強則今者
薄於應答使之失意亦恐未安請議于大臣處置傳曰觀此啓
辭疏黃太守書契源家德所書則倭人之性巧詐難可盡信禮
曹啓意亦當然以已往之事計之亦不可不為取信彼若在賊
倭出入之地則今之所答不中亦不可也議于大臣領府事商

確處之

戊子日量開城府地震自西向東聲如殷雷屋宇微動黃海道江陰雷聲大作牛峯地震自北向東屋瓦振動

己丑南方西方濁氣如霧全羅道興陽雷動地震

辛卯憲府啓曰前府使韓智源本以兇悖之人濟以貪濁之心
謁附權勢之家極其鄙陋之態及其出入臺諫之時憑籍威勢
徵索列邑少不如意輒加彈駁其所被駁之人難以枚舉以此
邊將守令畏之如虎船運駄載猶恐居後官纔五品即造三家
至於奪占人家舍刦奸人姪妾縱恣無忌之狀亦難勝記前者
臺諫將公議論啓削奪官爵而職牒還給之命每及於此人物
情極為駭 悅請還削奪官爵勿給職牒先 是 命 紿 職 牘 ○ 智 源
武 人 碩 之 子 附 記 尹 元

衡 李 芝 出 入 兩 家 無 間 于 姮 以 私 嫵

菴曰不允諫院亦啓不允

久啓不允

壬辰憲府啓曰申秀涇本以邪毒之人因緣官闈之勢詐稱內
通欺脅外間虛張聲勢眩惑人聽其他罪惡之無狀心術之罔

極彰著無疑故前者臺諫論啓至以任士洪金安老無比而終
被竄黜之罪分配未久旋即免放物情憤鬱至今猶激而職牒
眾給之命先 是 紙給牒牒又及於此人聞者莫不駭愕請還收職牒黜

逐門外使不得接迹都下荅曰前已懲治矣又何可永棄乎不
允諫院啓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申秀涇本以兇邪驕妄之人
陰結不道之輩推占 聖筭卜其吉凶其為兇逆極矣所當置

之重典以快神民之憤而尚保首領至蒙今日給牒之命物情
極為挾愕請還收成命黜諸門外使不得接迹都下荅曰不允

○上御夜對○四方濁氣如霧○全羅道全州地震聲如雷高
山奮動清洪道林川地震息津石城雷動慶尚道南海雷動如放

砲聲

甲午全羅道礪山虹蜺見於西北間移時不消高山雷動

乙未日微暉隙耳暉上 有背氣色內赤外青白又白虹周匝抵
兩珥傳于政院曰今觀日官書啓圖畫白虹抵於兩珥有背氣之
變丁以否德災變如此予甚未安此意政院知之

丙申 上召對

丁酉 夜月暉

戊戌 日暉兩珥

己亥 諫院 啓曰 王者之命出則宜行不宣反也 喩於命令之間
有失誤之事 凡于行賞治罪紛紜更改於俄頃之間 使王命有
舛顛倒則是居侯舌之地者不謹其職 出納失其允也 在 祖
宗朝少有其失 則必不饒或全數罷谪者有之 良以出納之際
所關重大也 今者左副承旨吳祥於職事多有失誤待罪者相
繼 雖蒙 聖上曲全之恩於臣子之心未安已極而不此之戒
又於慶尚監司留獄 啓本不分秋冬妄以囚入巖山事請推其
道監司既而其失乃著又任然待罪自 上雖命勿推命令不
一有同兒戲以吳祥不謹之故而致王言紛紜之失物情未便
都承旨鄭惟吉為一司之長慢不檢察承旨等雖連有待罪者但
坐而觀之致有如此之事安用長官為哉請吳祥適職鄭惟吉
准考答曰並如啓

庚子憲府啓曰凡出入闕門雖大君王子皆不得乘馬此所以嚴宮禁而正名分也是以雖以太子之尊不下司馬門則公車令得以効之終致太后之謝過然後乃已况在凡人之列而乘馬出入乎今者清原府院君韓景祿之子漪問安于大王妃殿時乘馬直入闕門至差備門而始下及其出也亦如是禁中觀者莫不駭愕此雖年少癡騃之所為為其父兄者若有義方之教則必無如此無狀之事矣闕門之有守門將所以譏察出入之人而視之恬然不為之禁亦甚駭愕請守門將下獄推考韓景祿罷職所率奴子令倅司推考治罪荅曰并不允从啟不外○夜月量兩珥

辛丑以安瑋為承政院左副承旨魚季瑄為右副承旨姜昱為同副承旨○日量戴兩珥又有半重量上有背色內赤外青白珥端微氣長可十餘尺而屈布色白夜月微量

壬寅上召對○政院啓曰冬月有積雪然後土脉滋潤菽麥盛長而可冀其有年矣故臘前三白謂之豐年之兆也近者日

氣苦寒臘月過半而迄不雨雪請依中朝例祈雪之事令該曹
考古事商確據之傳曰啓意當矣今者臘冬過半一不 大雪令
禮曹商確為之○日微暉兩珥色內赤外青江原道三陟地震

甲辰日徵暉

丙午戶曹啓曰破賊船之策無過於銳筒故備邊司時方措之
但全羅慶尚清洪京畿則不得已天地字銳筒然後可為之其
餘諸道則之次銳筒亦可為之今所買之鐵已滿六萬斤而費
米之數亦過七千餘石矣近來國家多事調度之煩十倍前昔
天使出來亦且不遠臘盡無雪氣象蕭索明年農事亦未必豐
稔京倉之儲不宜如是傾蕩貿鐵事請令備邊司商量停寢傳
曰如啓○以李彥忠為司諫院司諫李重慶為議政府舍人洪
天民為吏曹佐郎朴素立為承政院注書柳埈為弘文館正字
奇大恒為黃海道觀察使當是時崔燭得志大恒忤其意燭顯
于大恒大恒恃其勢以曲爲直要謂於燭曰一
者非大恒傳之子以不繼累其父清德云一

壬子日右有珥日上有背色內青外赤白

癸丑平安道龍川民家黃雄狗產子二口裂肛而出狗與產並斃其產一白一黃皆雄體如大鼠

甲寅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尹漸右贊成李浚慶
禮曹判書洪選右參贊金明胤兵曹參判金光軫戶曹參判吳謙等問安仍啓曰明日自

上欲行望闕禮近者日氣甚寒若

昧爽前三刻則尤為寒冽在祖宗朝若隆寒盛暑之日則有權

停之時請望闕禮權停何如且明日問安行幸時亦定於辰初

而辰初亦日出前一刻陽氣未發請於巳初動駕而兩大妃

殿陳賀并以權停禮行之常時自上易於感冒故敢啓

史臣曰保護聖躬雖曰三公之責然當安寧無事之時而曲為之慮敢廢大禮則尊王事親之禮不知何時而可行耶是不近於苟簡自便乎

答曰近來日氣甚寒所啓之意當矣然自上氣平無故之時為上之事安敢不恭乎明日問安則非如常時不可三啓後光

史臣曰三公者國家之柱石人主之股肱居是職者固當導以

禮義而納吾君於無過之地辨其賢邪而升其國於明昌之域
矣今之為相者異於是姦兒之進退戚侍之橫恣則不能為
國家伸一毫而其於為上之重禮則強托於日寒而廢之一啓再
啓至於三啓期乎得請而後已是何心哉

大王實錄卷之第二十一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二十二

己丁

十二年大明嘉靖十六年正月乙卯朔

上幸昌德宮問安于

大王

大妃殿百官以權停例陳賀○以冬至使沈通源書狀傳于政院曰見此書狀則

議于禮曹承文院大臣鎮府事迎勅擇日諸事預備當迎于郊

外只令京中陳賀外方勿進箋

書狀云刷還人物有爲

宗系事臣與書狀官朴啓賢等議曰禮部尚書

皇帝褒賞

榜額聽卑懷周旋奏達則皇帝幸省念持許願降此正機會

也令崔世協告宗系于提督主事余田處余田心頗許諾

翌日早仕怠招世協抽出一冊示之曰余國宗系曾已改正今

外叩只開本國甘面暫示還更令世協賜馬則序班新文銓

阻之世協強白不已主事偕外郎送示令通事與外郎私語之銓

際啓賢謹元一呼一寫獲見成書真本又於下馬宴略書所懷

呈文則尚書覽說言曰會典吾在翰林院時既攻正無疑矣明

八年通事李應星通狀因而題本有前例尚書答曰當考見又

於上馬宴更稟則尚書所答如前明年奏滿之言亦恐牽情答

應而然未可必信更料則奏請奏本直呈于鴻臚寺奉聖旨

下禮部則尚書不得不回奏此間斟酌甚難在於上裁

戊午上親傳宗廟春享大祭香祝○憲府啓曰天朝褒賞

本國欽賜之物遍及將士倭賊侵犯上國搶掠人物而我國將士獲殺全船之賊倭刷還所掠之唐

人故遣勅武賜焉將此乃一國莫大之慶也為使書狀者所當
士謂李潤慶以下也

堅藏謹守而視為尋常終至於被偷

在路被偷

則是可謂能盡奉使

之任乎冬至使沈通源書狀官朴啓賢欽賜銀段等物委諸通
事中迷劣之人以致偷竊使便蕃寵光歸於虛地豈不痛心况

一行帶率皆是謀利之徒

沈通源請率素厚通事於司譯院而其寧行盡是牙僧其子沈鑑無知武

夫初赴京時貽弊平安列色而曾發於公論故云

其偷竊必是唐人所為亦未可知而

使館夫人等并被推鞫必多連逮非但被鞫者歸怨本國掌鞫

之官豈無厭苦之心乎此由於使書狀之失職而卜物輸舉之

任亦在於上通事則上通事當謹慎藏守而急於護持私貿通

之赴京也權貴之家以賀綏羅段子興物

付價錢故私賀之駁濫數焉非但通事之卜物珍貨

事

楚越其罪尤重

貨之駁非不多也而獨至於被偷欽賜

事

通源朴啓賢奉傳旨推考上通事次知通事下義禁府推考治

罪答曰如啓

史臣曰中朝待我國以禮義之邦而奉使之人不體委遣之
意潛挾私貨濫持卜物上國郵傳疲於輸運怨詈唾罵以賣

胡目之其忝辱使命甚矣况通譖不謹藏欽賜之物而以致
偷竊起獄於館夫中朝之人其必以為館夫之偷去而不疑
我國之人乎中朝境上必騷然憤疾而聚首相語曰此朝鮮
賈胡之禍也曾謂禮義之邦而有此汚辱之恥乎專對四方
不辱君命豈不難哉

○諫院啓曰近來邊將率多攀緣雜進之輩寧相之門皆以爲發迹之美謙亦以詎夫爲一家唯務剥民不知廉恥之為何事
使下入怨刺夷虜輕侮豈不寒心前穩城府使趙述到任以後
誅求日甚稱為屯田新牛橫取民間牛隻買得胡人良馬至於
五六匹非但邊民被奪其牛怨讐朋興胡人於買賣之際亦苦
其抑勒聞者莫不痛憤請趙述先罷後推以革邊將貪縱之弊
答曰趙述推考可也不必先罷後累啓依允

史臣曰近來廉恥道喪貪冒競進故除授於北鄙者侵漁賄
賂不可勝算有良馬貢進之謂有貂皮除役之譏曲事權勢
有同家奴者比比有之搘髓剥膏而害及胡人豈獨一趙述

而已哉

史臣曰朝廷官人以吉不以貨然後邊將得其人而百姓安
遠人服矣有如方好智之貪縱無狀顯公論而只罷其職
濫授二品之崇資武夫之箕會幕斂者必彈冠相慶無所懲
父惡乎革其獎哉

已未以禮書所啓迎勅時沈通源權著冠帶事命史官收議于
大臣左議政尚震議奉勅回來權著帶帽雖涉未穩成命已下
不敢異議震之孫爲通源之婿觀其意則隱然以權著爲苟簡而欲叙之議見矣右議政尹旼議
沈通源被論見罷令其迴還身奉 帝勅而歸權著冠帶似乎
無妨但 皇上嘉 殿下奉藩忠順至意降勅褒獎兼賜銀兩
絲段寵至渥也其為一國之慶孰大於此所以有百官陳賀之
禮然則通源當頒勅大禮之日僅得權著而行纍纍而退恐於
重帝命受慶賞之義有所未安

史臣曰通源被論見罷不可以復叙其職頒降恩命則亦不
可以權著行之既以帝勅為重故不欲從權變苟簡之禮

其言是矣然通源既不謹於始而重被顯駁則當恪謹其任而又失天朝褒獎之賜其慢忽使命之罪益彰乍罷而還叙非所以懲治矣

史臣曰通源慢不檢下曾於一路多費禁物其失職已甚猶莫之察至使皇賜銀段亦為下人所竊其為無狀一至於此雖久廢棄有何所惜其使之權著冠帶亦以重皇恩也尹漸之論曲為庇護期欲復職而取媚何其巧矣

領中樞府事尹元衡議沈通源既於中朝受帝勅而還今雖罷職使之權著冠帶而行禮恐或無好於權宜之道傳于政院曰大臣議大槩各異迎勅時權著行禮事下諭于沈通源○憲府啓曰寧海府使李善源頃以黃海道盜賊盛行牛峯等處賊徒興行自日詔承差往捕所當秘密措置而鳴角前導獮禦之黨間竒四散其失誤軍機之罪極矣又懼其無以復命并驅平民不分玉石至於童稚嬰兒雖曰盜賊之產自有其律而斬刈搘碎極其慘酷一道之人莫不寃痛臣等當初聞之疑其傳聞之不實只以

龐悍無識啓之如此之人若付以字牧重任則寧海一府先授寧是
使也府也特自此而永為棄邑矣請李善源罷職新府使不拘文武
以有武才幹能人擇差

史臣曰使是言果信則善源龐戾悍暴之狀極矣善源亦人
也童稚之兒號呼於目前豈無惻隱之念哉必至於斬刈搥
殺者不過僥倖不次之功而已以濟州捕倭之微効官至三
品已為濫矣又懷希望之心殘忍至此貪功之罪可勝誅哉
荅曰凡捕盜必推辨然後可知虛實當初豈能辨其平民與盜
賊乎若又不干於盜賊則亦豈捕捉乎不為分辨之事推之可
也也不可能也府使其適之新府使擇差事如啓久啓命罷

庚申以洪仁慶為弘文館正字成世章為同知中樞府事鄭亨
國為渤海僉使

辛酉戶曹判書趙士秀啓曰奏請大事改宗事也小臣謬膺是任不
知所措臣早纏疾病前此再赴上國十生九死僅持形骸而還
今則年迫六十氣血俱耗當此大任恐不能成君上之前不可

不直達故敢啓傳曰卿合是任勿辭又啓曰前者南袞權機皆
赴此行例以上副使為之今則付於聖節之行亦但有違
前例似非專委別遣之意華人亦必以為苟且矣請依前例以
宋麒壽為副使三月內發行何如傳曰啓意當矣聖節使改
差○禮曹啓曰冊封世子後例有別試與否考諸本曹謄錄及
政院 祖宗朝日記則皆不明載但 中宗朝庚辰年冊封
仁宗時自下取稟別試而 中宗命視學後其年歲學兼舉別試
此獨前例耳 祖宗朝前例無可考據而只有庚辰年別舉之
例故取稟傳曰 祖宗朝前例不分明矣庚辰年兼舉別試雖
因視學此亦冊封別試也其遣史官収議于三公領府事○夜
月量

壬戌以三公領府事議傳于政院曰此議當矣不為別試事言
于禮曹三公之議皆以為國家多事又有式年秋塲雖停別試
恐或無妨故也○江原道蔚珍西風大作拔木毀屋屋瓦皆飛
少頃而止

癸亥 上召對御夜對

史臣曰程子曰君德成就責在經筵謂其講廟道義涵養德性
故也今則異於是侍臣之講論不過文字句讀之高低而已
釋其皮膚而語音窒塞引喻古事而意義間斷一遍之外不
復研窮奧旨俛首俯伏噤無一言而退其於反覆規箴成就
君德之義安在况乎君舉之得失政令之利害民生之休戚
用舍之是非果無一事之可言哉或發其端而矇龍或口欲
言而囁嚅咫尺君顏尚不能敷心腹腎腸以格天心其他尚
又何說哉

甲子傳于政院曰內需寺每年春秋例於兩大妃殿別有進
排而逾時不入故內需寺官員等推之則如是答之次知內官
文卷宗等
答曾已啓下戶曹以司贍寺綿布豐儲倉米援授事判付故
己卯年十月報戶曹以寺上下而司贍寺所給升廳榜破不合
於內用故擇授事再三論報於其寺而遷延一年未得入內遲踰云內需之物亦是國用以
品好可用之物擇進事言于該曹

史臣曰民有定賦國有恒貢故王者無私民也亦無私藏也

今之內需之用非萬民准正之供而不過私藏之物其與唐瓊林大盈庫何異哉閹豎憑公而作弊小民被害而無訴嗚呼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人君欲私其國則卿大夫必私其家士庶人必私其身上下遑遑惟利之求而國非其國矣內需別立一司而正供經費之外又有典守之衙門此何等官爵之設也可勝歎哉

○舍人以三公意啓曰奏請使初欲兼行於聖節使者以其弊多也但前則始請之時故差上副使其後則不差副使權職奏請時不與奏請時不與聖節使同行亦有同議之事請勿差副使答曰大臣之啓當矣依所啓為之○平安道觀察使狀啓曰唐人十一名持兵器乘夜越境偷竊畜產恣行無忌已捕送于江沿臺矣若無懲戒之事轉相為效至為可慮

乙丑內醫院提調尹濟等啓曰伏聞右耳下有結核處云付十香膏則自消矣內服之藥二陳湯進御為當凡結核處勿侵之而已傳曰結核雖無害但日數久故命醫入胗耳付藥脾胃藥事

如啓○夜月暉白氣一道自艮方指坤方貫暉暫移巽方而滅
丙寅黃海道觀察使奇大恒新除授未赴任啓曰海州設立文獻堂而
一道儒生聚會肄業故牧使以文官差之宜矣然令則有事變
之時小臣雖與選於儒將計慮短淺不習邊事如遇倉卒之變
則無以處之請以武臣差牧使而以文官差判官何如此非獨
臣之計也與大臣議之則亦以為然故敢啓傳曰如啓

史臣曰今之任方面之責者只為身謀大恒之此請非美愛
養百姓勸獎來學乃上官之任也下官則困於米鹽疲於支
供決不能代擇殂之任矣大恒之意則不迺欲得武夫以委
軍機之重而已不復致念於尊先賢勉後學其可乎

○上御夜對○以曹光遠為刑曹判書李算為兼同知經筵事
史臣曰算清謹不煩足為一官之守至於坐廟堂侍講席才
短識淺未見其可也

睦詹為弘文館校理姜暹為滿浦僉使

史臣曰暹之為人局量淺薄專事詐謀無虎豹在山之氣乏

之屏之翰之才而徒以粗解操弓超資越序至授堂上重加國家用人可謂得其道而大臣薦人亦可謂得其賢乎可歎時政之日非也

丁卯日微量

戊辰 上召對參贊官鄭惟吉因霍光事以啓曰霍光雖曰不學無術然受後嗣之托而篤實謹慎行己立心異於常人矣上官桀等挾其私怨欲陷光於大禍若使昭帝不能明察則有不測之變矣桀始與光爭權而終至於一身一家不得保全大抵戚里之人自當謹慎而自 上待之之道亦宜善處然後可以保全始終也如此之處益加省念焉

史臣曰上官桀之子安之女即昭帝后也鄭惟吉反覆引喻丁寧啓迪者豈無意歟韓淲之騎馬闕內僭分甚矣而不治其罪者以景祿為之父也申秀涇之推占 聖筭兇逆極矣而尚施恩命者以申穡為之子也 上之私庇戚里之漸已見於外矣此惟吉之所以微諷也

○傳于政院曰憲府以李善源捕盜時不分平民之事累日論
啓故予亦欲問於本道監司而自有推考啓本上來故姑待之
今聞侍從之言驳理對盤之也李銘因以為慘酷辭甚切當一夫橫罹其
冤必深令監司詳悉推覈毋令平民誤致殞命使遺存者得生事
下諭○諫院啓曰我國家自開運以來世守儉約宮室之制不尚
侈靡釀成敦朴之風故閭閻之間亦無高牆大屋皆由祖宗
崇儉之義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勿失也今以交泰殿補簷磨
鍊材木將及期造成臣等未知祖宗相承百餘年而無補簷
至於今日開拓其制何也况今自經繕修以後繼興防戍之後調
度日煩賦歛愈急公私之儲皆無一年之蓄自上當除不急之
務與生民休息何暇增祖宗所無之制而起營修之役乎請而
命停

史臣曰祖宗儉素之德則然矣閭閻之間果無高牆大屋乎
執政大臣果能一遵大典之法而不踰其制乎峻宇華堂彌
滿一洞照耀街衢者不知其幾豪而其曰無高牆大屋者異

於古人之勿欺矣

答曰文泰殿補簷之造非欲侈大而然也當初造成之時徒取
明朗而短簷桷故風雨之時人不得接足勢不得已加造也該
司官貞入見可知矣不允久啓不允

史臣曰虞舜造漆器諫者十人魯僖公作南門春秋譏之大
抵人君以為何傷而起土木之後則必至於窮奢極欲而其
害無窮矣文泰殿補簷之役雖若不費民力而其終安知補
簷之為不足乎故曰作法於奢後嗣何觀

己巳領議政沈連源議客使書示任輔臣

宣使

慰

之辭

十條

日本

則生

臣出水而朝廷不通一也中林望古羅漂到上國提送大明
臣也先歲商船載銀一千餘兩而爲朝廷所有三也十八官等
與興物大明入等同心敗賈敗船於貴境斬殺不饒四也國王殿
高物置釜山浦後來欲推則不許五也喊馬島歲船六也釜山
浦合爲一道使通行船不便七也聞禁甚嚴八也房宇以軍
士爲之使客入飲食便與非便九也安心東堂出來宣慰使呂
令上京十五人語甚悖慢聲色俱厲致辱至甚深爲痛憤然化外之
人不足與較所當包容但因彼之怒輕毀約條厚副其意則不
無畏惄示弱之嫌若固執不改一切牢拒則亦有二患之慮所

宜日確計議得中處置為當且十條之事豈盡我國所失乎當
善其辭說而辨明之以解其意可也其中可從之事隨便略從
亦或無妨且今朝廷會議必有長策自上採擇用之

史臣曰大臣之於國家苟有大事則君雖不問商確條陳期
於得中可也今者倚倅之策亦非小事也連源居百責畧萃
之地所當長慮遠筭以備顧問而及夫下問也亦不明言利
害得失只曰朝廷會議必有長筭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兢領中樞府事尹元衡判中樞府事鄭
士龍左叅贊任權禮曹判書洪暹刑曹判書曹光遠右叅贊金
明胤刑曹叅判宋麒壽弘文館副提學尹春年兵曹叅判金光
軫禮曹叅判趙彥秀戶曹叅判吳謙漢城府左尹韓蚪吏曹叅
判元繼倫漢城府右尹鄭裕工曹叅判閔箕議客使之言多有
不實之語又多悖慢之辭雖不足一一與較而亦不可不以溫
言據理而答之使自知反也但每以薄待安心為言者

安堂心東本

時宣慰使只令十五人上京其餘驛出水旁門外

其意望有在而今所得反小於安心

所費之數所以不滿於心托於他語而強聒不已也國計雖曰不裕
而隣邦交聘之用不為無名之費臣等之意商物價欲滿五百
同之數使不缺望而去以固羈縻之意何如答曰議意宜矣仍傳
曰未來宰相之議令各自堅封入啓○左贊成安竑謹倭書邀以
必不可從之事倭使初若無求而今乃顯責十事我若折而言之
彼必自當悔謝然押宴時則事體不便使宣慰使條分言之彼猶
請於押宴則以片言解之宜矣商物則加貿駁黃等物以慰之可
矣右贊成李浚慶議近年以來倭賊連犯我境被殺亦多雖曰曲
在於彼而彼反懷忿念此書呈之事拘探三十年前事捏成名目
歸咎於我蓋欲假此構成釁隙臣觀使臣要請專在於歲遣船
五十之數雖不可盡給辛丑所減五隻其可還給乎議者謂今給
五隻而若盡請五十隻將何以塞應乎是不然今因立功之端特
許加船數則彼又何辭而請益乎假令盡許其舊日之數庸何
傷乎若懷忿舉衆而來侵犯出沒則其應敵之際民不得安息
兵農俱困其為禍與費奚啻五十船之多乎先王以五十船為

餌贖自萬億蒼生之命非偶然計也然則姑許五船之數以圖一時之安徐復五十之數以開萬世之太平臣見島主書契請遣一使來察防備虛實云今宜因其所請遣使往觀許其衛國之誠而還給五船則庶於事體委曲賞罰有章矣

史臣曰曾謂浚慶亦不思之甚乎自古為國而賂敵國者能有以扶持其國乎以六國之衆弊在賂秦而亡以宋室之大歲增其幣而亦亡此古今之明鑒也我國雖曰連年水旱而朝廷協力金甌未缺將士兵力足以禦逆死之寇耳豈可畏怯於狡詐恐動之言而輕復歲船之數乎浚慶亦為此言則倘有風塵之警將何以克壯厥猷哉

戶曹判書趙士秀議今觀客使所說十條多誕妄之辭置而不可辨可也但待遠人在於盡其道而不較曲直歲遣船如不可還給加賀銀兩以慰其心何如

庚午宣醞于參政院弘文館仍下印題集詩命製進
辛未日暋兩珥夜月暋兩珥

壬申上御夜對○日微暉

癸酉 上封下收議單子傳曰今者日本使臣天富東堂告訴於宣慰使多至十條著數罪然可謂痛憤然交隣之道所當包容寬厚不足與責辨是非今觀押宴官問答辭及呈禮曹書簡則佛經商物通信使對馬島有功等事力言之佛經雖不得從請商物則淵給五百同之數使不缺望而去以慰其心可也日本通信中廢已久似難復舊矣每以歲遣船為言又陳島主之有功日暖風和之時可遣諳練之人為通信使往見島主詳審措置之事回來然後更議施行此等條件與大臣領府事家議處置且令宣慰使隨問隨答溫辭開諭勿致懷憤而去洪暹等回啓曰通信馬島事自下亦有欲遣之意當與大臣商議而更啟彼之所望在於商物而只給三百同故多有憤怨之言今給五百同而送則可無缺望之意矣傳曰知道商物價准給五百同其餘事詳量處之

史臣曰倭奴侵犯湖南攻陷城池殺害主將此乃開國以後

所未聞之一大變也雖不能遽興問罪之師所當拒絕其使嚴其方戍以示背恩忘德之罪可也顧乃因日本姦狡之說欲遣通信使於馬島而審其守海之備然後還給歲船五隻雖遣使得見馬島戰艦機械亦安知其謀我邊境機械也大臣謀國之道固如是乎至如李浚慶之言先王以五十船為餌贖百萬億蒼生之命非偶然之計也然則始給五船之數以圖一時之安徐復五十之數以開萬世之太平是誠何心哉當倭寇之衝斤也浚慶膺推轂之命忘敵愾之心縮頭錦城不能追斬送死一殘寇乃畏怯無用之一夫也而不知先王懷遠夷自有其道乃敢容眾以五十船為餌贖百萬億蒼生之命是非特誤國家於一時實乃先王之罪人也是時臺諫侍從及輿情皆以謂倭奴變詐忍至辱國不可遣使故其議遂寢亦可幸也

甲戌禮曹判書洪暹等以對馬島事議于大臣以啓領議政沈連源議往年賊倭來犯不久還給曾奪歲遣船事涉恐畏故以此

為難若遣使往審然後給之事非無名且無恐畏之迹依

上

教遣使甚當左議政尚震議若遣對馬島通信則日本亦將有不得已遣使之勢事似重難然近年以來欲還給歲遣船五隻而無以為辭今如獻議遣人審驗守海形止然後給之深得事宜且遣使月期自當不出三月間右議政尹漸議領中樞府事尹元衡禮曹判書洪暹以為馬島自謂為我國東藩以守海為功每言不信吾等為大國守海之勤則何不試一遣使審其虛實云臣亦以為可及三月內風候之好擇遣一信使審其防備回啓然後諉以爾果有微勞許復五船則雖未免彼間欺誣而可以固其羈縻之意回其解體之心水路不遠往返必不甚難彼亦方以守海為歲船歲米加給之餌信使到彼恐無他虞

史臣曰馬島之所望雖曰五隻之船其狡詐之心則不在於五隻而已今年復五隻則明年又請之其可以復許乎請而不許則益肆貪毒之怒而其怨深矣况外夷之情難以過度安知不拘辱我使反以為奇貨耶大臣何不此之思乎大臣

之議如出一口不相矛盾此果同寅協恭之意乎國之大事
曾無可否同聲相應何泛泛若是乎當初論議之際豈無一
人知遣使之難乎其所以同然一辭者不敢違於衆也獨異
於人難矣哉

傳曰此議皆當通信使三月內可差遣○遣御史暗行金灑于咸鏡
道權容于京畿成義國于慶尚道李銘于全羅道金德龍于平安
道尹澍于黃海道盧景麟于清洪道俞泓于江原道傳曰無弊往
來○領議政沈連源啓曰臣疾病纏綿艱難從仕犬馬之齒已近
七十氣力衰耗精神昏曠頃緣勞動之餘百病交攻服藥無效差
復難期政府非養病之地三公係員瞻之重如臣庸劣衰病決
不能堪居其位乞就閑地優游調養以終餘生

史臣曰沈連源身為首相子為國舅一生榮寵極矣其欲退
休亦人情之常也但十年為相局蹐於員瞻之地怵惕於禍
福之際惴惴保位謙謹自持平生設施未洽人心豈非愛身
之過乎

史臣曰連源國舅沈鋐之父也行已雖不儉約處心猶且恭

厚人言乙巳之亂大王大妃欲除尹任等下密旨于連源

連源曰如此之事臣則未聞也云故更下密旨于他處

即順朋

遂起大獄誅殺宰臣延及侍從臺諫端人正士冤殺殆盡

若尹任等實有兇謀必先及連源而後其謀乃行而連源以

不知者竟無傳會媒孽之跡苟非賢者能若是乎其後尹

元衡李芑等以連源戚里重臣不忍錄功恐有後議至己酉

年與黃憲金明胤追錄而悅之以固其功人雖不言內實笑

之

批荅曰予夙以冲眇之躬當此艱大之托思與有一德之相不二心之臣共濟多難庸光弘業卿早有時望為予柄臣地無賢戚之崇位據公台之重方欲圖任之久佇見廢績之熙奈何疏積年之病為一朝之辭卿之慎疾乞養心固甚切予之責成願留誠亦克篤今幸羣吏懈惰庶政廢隳寇氛未夷方隅多聳島夷之詐謾叵測廟堂之咨議尚殷此其徇國忘身死而後已之

秋也何暇引疾求退委其憂於他人乎一身之病猶可醫之一國之病誰其醫歟毋嫌養病之貽譏克終醫國之良術祇可調攝勿復牢辭○以閔時中為弘文館修撰○日暉兩珥夜白雲一道如氣自南方指艮方橫布漸移巽方而滅

乙亥 上御朝講大司憲洪曇曰闕內遇災而繕修之時恢拓制度過於舊規今又補簷於交泰殿豈非時屈而舉贏乎然簷端太短風雨打濕人不得容接則不得已補之也 上教以為外官入見則可知矣以臣子何敢不信君父之言乎此臣等所以不論執也且 先王時丕顯簡其制狹小侍臣等亦不容坐故 中廟欲廣之而以 祖宗之相傳故不為之一國臣民至今稱贊儉德此所當法也且國家所以立法者非欲八人罪也乃防閑其僭越也 先王之朝賢者居多修飭於家不敢犯法故朝廷清明大抵自 上躬行率先然後下皆觀感古人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今者有識之士不畏法禁而故犯至於強署貂皮略無忌憚如此之事尚不遵法况大事乎